

小說組



# 閱讀小說的多重角度

蔡素芬

本屆小說組的總收件數為 123 件，由五位評審委員進行第一輪初選後，票選出 18 篇進入決賽。以總收件的水準而言，大都具有一定的文字水準，題材多元，以高雄為書寫背景的作品所占比例亦多，但因徵文內容不局限以高雄為題材，所以選進的 18 篇多以評審委員的美學認定為標準。

進入決賽的作品，取材各異，有以愛情分離隱射香港問題、以視覺反射心理陰影、以科幻織造親情關係、原住民存在意識的刻畫，以及歷史相關題材等等，可視為書寫者關心所在的縮影，及竭盡所能的在選定的題材上發揮寫作的想像和表現。

縱觀大部分的書寫現象，可以感受到幾個特點：一是創作者試圖在短篇的篇幅放入長篇的內容，不是濃縮了一生的故事，就是龐雜的放進繁複的內容，以致失去鮮明的情節動線和層次感；二是有些講究文字濃麗度的作品，容易陷於雕琢文字和情緒，而有敘述過度黏稠，情緒打轉的意味，也防礙了故事進行的節奏；三是過度隱晦性的書寫，旨意難明；四是傳統寫實，缺乏新意。

以上的特點也見於進入決賽的 18 篇，所以經過討論後，評審各有支持，也各取該作的可觀之處，選出四名得獎作，獲得高雄獎的〈飛魚之死〉以一名在高雄念大學的達悟族青年，發現宿舍裡出現一條死去的飛魚，在疑問死魚為何出現在房間的敘述過程裡，透顯出受了漢化教育的達悟族青年可能對原族文化疏於認知的一去不回，死亡的飛魚成為一種原族文化正在淡化的象徵，敘述流暢且層次分明；優選的〈南國的盛宴〉始於海域環境污染，終於生命的殞落，語境具特色；佳作的〈頭家嬖跑疏開〉回溯二戰期間，高雄受到美軍轟炸下，一名頭家嬖大開大闖的領導氣度，文字精緻寫實；〈溫度〉則以創傷連結家人親情，有其情調。

四篇得獎作品並不全然得到每一位評審的給分，益可見欣賞小說的多重角度正反映了小說的複雜書寫技藝，一篇具文學性的小說要得到多數深度讀者的支持，既要能夠具有客觀的技藝表現，也要有令人激賞的個人主觀的人生美學關照，最後勝出的，在這兩者間必有一部分的說服力。

沒得獎的作品，不乏特色，可惜在小說的技藝元素要求下，過度偏重了什麼或缺少了什麼，沒有取得評審的投票共識。由此可見，閱讀小說的面向多重，小說做為藝術表現，訴求說服力和情感共鳴，並不僅僅是訴說了故事，或表演了文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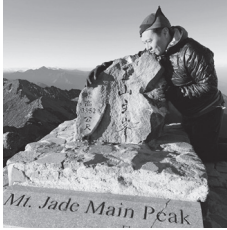
小說組 | 高雄獎

---

# 飛魚之死

---

潘鎮宇



## 個人簡歷

---

排灣族，臺東人，成大臺灣文學系畢業。退伍後在蘭嶼生活近一年時間，吹風、潛水、看海、抓魚。

## 得獎感言

---

獲獎實在開心，但這個獎對我來說太早了，心情上像是新手初次放線卻釣到白毛，仍需時時刻刻提醒自己，文學之海深不可測，下次若是空手而歸，也只是那片海域還不夠認識我，依然要持續親近海流、瞭解每個浪的個性，大魚仍在深處等著。

感謝在朗島部落生活時遇到的所有朋友，感謝晨星民宿留我當小幫手，離開蘭嶼十年了，藉這次書寫回顧十年前的見聞，與十年間內心的衝突。

最後將這份獎獻給我的妻子，她一直在身後支持我，卻沒有其他舞臺可以給她肯定。在蘭嶼，他們會把肉質最好的魚留給妻子吃，這份獎金當然也是。

一

該來的還是來了。

濕悶的夏日夜晚，我回到房間，在桌上看見一條死掉的黑鱗飛魚。

飛魚空洞的眼睛在燈下黯淡無光，身上的血水流散桌面，發出鹹酸的腐敗氣味。好吧，對我們蘭嶼人來說，看見死掉的飛魚倒是沒那麼可怕。因此我尚能保有一絲冷靜，思考這條不知道死了多久的飛魚，怎麼會無緣由地橫躺在我宿舍的桌上？

二

小時候某個深夜聚會，家族的 maran<sup>1</sup> 神秘兮兮地說，每個達悟族人一生中或多或少都會遇到 anito<sup>2</sup>，總是會被幾件無法解釋的怪事纏上，或是感應到不可思議的感覺。像在風平浪靜的清晨，有時會出現深藍色的細長浪痕延伸到遙遠海面，maran 說這是 anito 趁晚上划船出海遺留下來的路線，稱為魔鬼的航道，大家紛紛附和曾經看過這條紋路航線。我躲在父親身後，勉強用有限的母語竦立以聽，在腦裡拼湊描繪他們曾經遇到的各種光怪陸離故事。

眉頭深鎖的 maran，繼續口述許多令人毛骨悚然的 anito 傳說，語調忽而鬆緩、忽而急遽、忽若蟋蟀啾唧、忽若湧浪澎湃。

涼亭內僅有的黃色小燈隨風微微搖晃，空氣中的黑吃掉眼前所有色彩，父親凝視地板木紋，默不作聲，他黝黑的臉在光影下有些模糊。月亮逐漸下沉，潮汐緩慢地在遠方拍打規律的浪聲，我身後傳來壁虎鳴叫，讓四周的陰沉更加寒意森森。

許久，父親起身離開，我跟下去涼亭階梯。我永遠記得那晚回家的路上，父親要我抬頭，告訴我眼前無數細小的光芒，在我們的話裡叫 mata no angit<sup>3</sup>。從此只要看見夜空繁星閃爍，我就會想起這晚詭譎的夜。

### 三

時光荏苒，如今在高雄讀大學的我還留在學校等待暑修補考結果。本來以為像我這樣離開蘭嶼多年的普通人，應該不會有機會經歷兒時記憶那段家族口傳恍惚幻妄的故事吧——因為我自認漢化已深。然而，當我回到宿舍轉開房間門鎖的瞬間，突然感覺 anito 蹲在桌角深處那片濃得化不開的黑暗中等待多時，整間矮小的宿舍，頓時像往上抽高似地令人背脊發涼，我這才發現身後的船槳早在不知不覺，已緩慢地駛入魔鬼航道的海流之中。

應該是有人惡作劇吧。我得撥內線電話給宿委，詢問是不是

- 
1. 達悟語意「泛指叔伯輩分的尊稱」。
  2. 達悟語意「惡靈」。
  3. 達悟語意「天空的眼睛」，即為星星。

有人闖進我的房間然後丟一條飛魚後離開，等等，這太荒唐了，現在的我應該先看房間內東西有無遺失才對，何況比起宿舍有外人隨意進出這件事，那些暑假留下來的港澳僑生宿舍自治幹部可能對有翅膀的飛魚還感興趣。我決定先坐下來好好思考到底發生什麼事。

首先我很清楚自己沒有嗑藥。接著，拍拍褲子，把手伸進口袋內探索試著找出一點蛛絲馬跡，或許可以幫我想起什麼訊息。我摸到被揉成一團的發票、一張一卡通卡片，以及一串上頭有我們蘭嶼船形紋的木雕鑰匙圈。發票打印著今天晚上我在超市買六瓶鋁罐裝的啤酒，手裡的這串鑰匙圈是教會牧師去年夏天送給我的，他告訴我：「上帝留你繼續在高雄一年，肯定有祂的理由」，後面還有十字架刻痕——隨時要我將一切的歌頌讚美都歸我主我的神。

思索幾分鐘後，還是毫無頭緒，真想趕快把眼前的飛魚丟掉。但我怎麼想都想不透那位惡作劇的人怎麼會有鑰匙可以直接進入我的房間，更讓我訝異的，除了手中的發票提醒我晚上有喝酒之外，自己竟然想不起來這幾天包括唸書、複習補考的考古題，其他時間還做些什麼事，甚至連今天早餐吃什麼都不太記得了。

會不會是家人寄飛魚來要我補充唸書考試需要的蛋白質和DHA，或是我們原青社團的馬耀帶來他們東海岸的飛魚要給我加油，還是說這條飛魚其實是我昨天經過魚市場時順手帶回來的



呢？我把所有該想出來的、任何可能性、纏繞在腦袋漁網死結裡的東西一一撈出來。這就是為什麼回宿舍已經過了三十分鐘，卻仍然看著牠，坐在桌前動也沒動的原因了。我開始相信部落老人家曾說去臺灣唸書的我們都有點瘋瘋癲癲，因為前幾天我拿著衣服走進浴室，卻忘了自己到底是要上廁所還是洗澡。

如今，我托扶著下巴，獨自在這尾黑鰭飛魚面前思索，同時卻也忘了自己這段時間裡到底思索哪些事情，這有點誇張吧，是否。

#### 四

魚腥味充滿整個房間。左右擺動的電風扇只是把另一頭襖熱的風吹過來桌子這側，像大雨磅礴時的汽車雨刷，刷過去的兩秒後視線又模糊不清，房間內的高溫仍舊沒有因為電風扇的轉動而有些微下降。

我擔心氣味會從門縫流竄到走廊，隔壁留下來暑修的外系同學可能會跑來敲門問我有沒有聞到什麼奇怪的味道。也許我可以上網查要根據什麼來判斷飛魚究竟在我房間裡死了多久，但其實也不用這麼麻煩，因為我很肯定，早上出門去系館參加考試前桌上還沒有這條飛魚，絕對是這樣，前晚的泡麵還在鍵盤旁邊呢，看來謎團順利往前解了一步：事件發生在我離開房間之後，時間就是今天下午。

如果在部落，把臭爛掉的飛魚丟棄在別人家門口，是件很嚴

重的詛咒。我搔搔頭，繼續納悶著這間位在七樓的宿舍房間為什麼會出現一條飛魚。我的系上同學早在六月就畢業回家去了，我們甚至還約好，九月要來蘭嶼找我潛水，不可能是他們開這種玩笑，如果說是留下來暑修的人，逛魚市時買到壞掉的飛魚，回來不曉得怎麼處理，故意丟來給我也有可能。但，幹嘛丟給我呢？外面走廊就有垃圾桶，何況真嫌麻煩的話，宿舍窗外草叢一丟，不就可以神不知鬼不覺地把屍體處理掉，有誰會故意丟到我的房間桌上？

是不是牠順著臺灣海峽的洋流北漂，再沿著愛河逆流而上，然後啪啪地飛進我的宿舍呢，牠有翅膀啊，小時候曾聽長輩說過，飛魚為了要躲鬼頭刀，會至少飛到兩三層樓那樣高，在水面上拍啊跳呀滑翔一百公尺，說不定就這樣飛呀飛呀飛到我的房間。

雖然機率不為零，但怎麼想都不可能，醒醒啊，飛魚不可能在高雄市上空飛來飛去然後飛進我的宿舍房間，不可能。我大概酒喝太多，masaki<sup>4</sup>了，我會喝那麼多酒是因為今天的考試我有信心可以及格，用部落的說法，很值得 minyanyaw<sup>5</sup> 一下，結束了暑修考試，當然值得灌醉自己慶祝，然後好好地睡到自然醒，等到下個星期一辦妥離校手續，我就可以光榮地帶著大學文憑回去部落。

我其實沒有那麼喜歡喝酒的，所謂的 minyantaw 其實只是我的藉口而已。以前剛去蘭嶼中學讀書時強迫住校，宿舍二、三年級那群血氣方剛的學長說我們這裡沒酒沒朋友，要當朋友就得喝

下這杯，彼時，在同儕壓力下很難拒絕喝酒，沒有人想和別人不一樣。

後來不知道從何時起，酒已成了我各式各樣理所當然的理由，開心要喝、難過要喝、無聊時要喝、朋友相聚要喝、朋友餞行要喝、天氣熱想消暑要喝、天氣冷想暖和也要喝，當然這次慶祝自己畢業，也要喝個一手啤酒，喝酒可以有理由，也可以不用任何理由。

大三小說課時老師要我們寫自己身邊的故事，我便寫下前述類似酒進入蘭嶼部落後發生的小故事，在以往我們的達悟語中，根本沒有「酒」這個字，如今就像 FB、IG、Youtube 等朗朗上口的外來語一樣，悄悄在島上落地生根數十年。

我邊想邊玩弄轉動手中的一卡通卡片，在我驚訝原來飛魚魚肚長寬大小剛好和卡片一樣的同時，突然想做大膽的嘗試。

我屏住氣息，靠近飛魚的鰓再深深地用力吸一口氣，啊嘻，接近上帝的味道直直衝進我的太陽穴，久久難以散去。哎呀呀，我怎麼會笨到試圖用鼻子來瞭解事情脈絡，我又不是小狗小貓，怎麼聞得出氣味的線索呢？但我靠近之後發現了重大的進展——飛魚身上的魚鱗已經被刮除了，也就是說牠在死後，曾經被處理過，我鼓起勇氣摸了摸牠的背鱗，哇，也有切開的刀痕，而且和

---

4. 達悟語意「酒醉」。

5. 達悟語意「泛指傳統上完成某件重要事物前後所進行的儀式行為」。

我心裡想的一樣：裡面的內臟和魚鰾也已被取出來。

「飛魚啊飛魚啊，你知道你怎麼過來這裡的嗎？」

不對，我怎麼又 masaki，開始對著死掉的飛魚說話呢？就算沒有死，牠也聽不懂我的話，更不會回答我的問題吧。我望著飛魚眼睛，看見牠的眼睛裡有我，混濁的眼白彈性薄膜底下，透露出坦然的眼神，這用父親講過的話來說叫 mapamong<sup>6</sup>，一切時機、地點都如此的剛好。

我在燈光下持續端詳著飛魚的黑鰭。沉默不語的屍體，可一點都不有趣。唯一有可能的是有人想故意嫁禍於我，但會是誰呢？如果是故意啊，這就有一點點麻煩了。呃，我們蘭嶼人說的一點點，已經是很客氣非常謙虛的講法。這是在我略為懂事的時候，才明白部落老人家說話時會以謙遜的口氣表達，有時還會迂迴一下，故意繞兩三個彎，像是親友分享食物時會故意說「我的肚子有一點點餓」，代表雖然我不餓，但還是謝謝你的好意，我意思意思拿一些就好；也有可能對方今日一整天都沒吃東西，但是擔心被發現會不好意思，也會說一樣的話。

也許牠正是那隻我小時候第一條處理的飛魚，我印象很深刻，當時我下刀的切法錯了，旁邊的母親狠狠地罵我一頓，大概因為這樣，所以這條飛魚才帶著怨念花了十年，穿越數百海哩，從遙遠的南太平洋游過來找我，說不定我期末考不及格就是牠帶來的詛咒，畢竟我們達悟的世界觀本來就充滿種種不可思議，如

同大海永遠遼闊虛幻，陰晴難測。

宿舍水泥牆上持續散出白天陽光的餘熱，電風扇吹得我昏沉沉的，魚腥味混雜身上的汗臭騷味，不斷刺激我的嗅覺系統，逐漸關閉我身體裡某個控制理智的裝置，初回宿舍的驚嘆與疑惑蕩然無存，只覺得自己昏沉燥渴、虛軟無力。我問自己一個莫名其妙的毫無理性的問題：「難道我就是那位把黑鱔飛魚偷偷摸摸放在桌上的人？」

不可能吧，這又不是在寫小說。

## 五

我曾在部落聽老人家口述遙遠的傳說故事，他的祖父輩的祖父輩裡有位長者，在某個風和日麗的早上划船出海要去釣鬼頭刀，當他划到 Jimacingeh<sup>7</sup> 海域準備放長線，迷糊中轉頭看見有人划船向他靠近，說肚子餓問長者有沒有帶芒果可以分給他吃，長者把船上的芒果全部給那個人後，正準備抬頭問他北方海流的情況，對方已連人帶船突然消失在汪洋大海中，長者揉揉眼回過神，竟看見四條正在拍動尾鰭的鬼頭刀在船艙內掙扎——數量剛好就是送給那個人的四粒芒果。

---

6. 達悟語意「傳統達悟人捕獲大魚時，會謙虛地自稱不是因為自己技術很強，而是碰巧這條魚剛好選擇游進漁網，結束自己的生命」。

7. 達悟語意「傳統地名，位於朗島部落北邊某海域範圍」。

離開蘭嶼到高雄唸書，對於自己族群曾經發生過荒誕不稽的譌怪傳說，我也都想想就算了，那些故事只會發生在很久很久以前的蘭嶼，跟現在的我一點關係也沒有，我從來不覺得也不可能想到自己竟會是今晚故事的主角。如今，這條飛魚死在我宿舍，已是鐵錚錚的事實，這讓我迷惘，如同海面吹來的風永遠不知吹往何方。

我忍不住打了個酒嗝，因為思考何去何從下一步是什麼對我來說太難了，老人家說今天下海抓到什麼魚有什麼就吃什麼，這種生活比較適合我的個性。總而言之，現在我已確定這條飛魚不是自己飛過來這裡然後因為缺海水而死掉，牠是被殺死的，死後還被處理過，處理的刀法就是我們朗島部落的切法。回房間將近兩個小時，我終於有個像樣的推論，真不愧是即將畢業的大學生。

「我的小飛魚啊，誰是殺死你的兇手呢？」

我對著飛魚的耳朵說。飛魚當然有耳朵，而且聽力特別好，部落老人家每年在刺桐花開的時候，便會開始準備招飛魚祭，主祭者吟唱的古調會順著海流傳到遙遠的赤道溫暖的海域。聽說聲音在水中傳播要比在空氣中容易得多，聲波在水裡會包圍魚群，再一一傳到每隻飛魚的耳朵裡。然而蘭嶼的傳說歸傳說，到了臺灣就不適用了吧，海洋學會舉出各種洋流理論證明即使我們不舉行招飛魚儀式，飛魚還是會隨著北上的黑潮暖流而來。我似乎第一次思索這樣的事：嗯，那為什麼還要招魚呢？飛魚沒聽見歌

聲真的就不會來了嗎，你們飛魚為了什麼迴游，迴游至北方後又有什麼打算？

「飛魚呀，千萬不要問我回蘭嶼有什麼打算，我吟唱招魚祭的古調給你聽，下星期一你帶你的飛魚朋友再調頭回蘭嶼好不好？」我嘴裡小聲祈求似地說：「讓部落的人繼續再忙一次飛魚季的事，不要讓他們看到我就問回來打算做什麼。」

可惜我本來就不會古調，眼前的黑鰭飛魚當然睜大眼睛保持沉默。

難道兇手真的是 anito 嗎？傳統的達悟族人認為身邊無時無刻有 anito 在搞破壞，因此為了避免禍從口出，生活中有許多禁忌，儀式過程中不能喊對方名字、不能喊祭祀物品、不能說要去哪裡、不能講等下幾點要做什麼，像是有次父親帶我上家族漁船出海抓飛魚時我說錯話，直接說這邊「沒有」飛魚，被船上的長輩罵，是不是故意講給 anito 聽到，要詛咒我們這艘船補不到魚。父親告訴我，要改口說「這邊的魚很少，我們去另一邊。」這樣就代表可能還有機會，不能把話說死。

我想起隔壁村有個 maran 的名字叫 nimos<sup>8</sup>，意思是找食物的人，這當然是個謙稱的名字，故意叫給 anito 聽的，這樣 anito 聽到他的名字，就會可憐他太慘了，是個沒飯吃的人，聽說 anito 甚

---

8. 達悟語意「覓食」。

至還會趁 nimos 下海射魚不注意的時候，偷偷把兩條魚塞進他的網袋呢。

## 六

好吧，種種關於兇手是誰的胡思亂想似乎只是自討沒趣，其實我大可以走出房間，把眼前的飛魚直接丟入垃圾桶，但牠身上的惡臭恐怕會引起其他人的側目，馬上聯想是不是住在 709 室的我亂丟的，肯定會，因為七樓整層宿舍只有我是原住民，他們絕對會在第一時間往我身上猜，好像只有我會做這種事。

我腦裡浮現每次宿舍外系學弟學長朝我打量時的眼神，那眼神讓我想起大一夏天我初搬進宿舍，房間門打開後三個人轉頭見到我時臉上的驚訝。

「你們好，我叫 Si · Jimatakan 。」

「西吉瑪答……」

「喜傑麻它肯？」

「夕馬馬肯！」

無論唸幾次都不正確後，他們之後對我的稱呼就剩下：「喂」、「同學」、「那個中文系的」。我曾經試著糾正：「你們要看著我的嘴型跟著發音，我的名字是 Si · Ji-ma-ra-kan 。」但是不管我唸的多慢或是抗議不要亂改我的名字，他們也只是小聲驚扭地說：「席·吉馬特墾」彷彿只要唸快點，聽起來就能像是



唸正確的樣子。然後再過幾天，「欸，那個蘭嶼的朋友……」

算了，我放棄了，同學你們以後還是叫我李明發就好，木子李、明天的明、發財的發，比較好記，也總比唸錯來得好。無奈介紹完自己名字給新朋友認識之後，隨之而來的就是要我唱一首歌，還指定要聽「母語版本」，那有什麼問題，我當然很配合地唱我唯一會的那首歌謠「akokey」來滿足他們的耳朵，有時還得接受一連串的身家調查，我提醒自己「一定要繼續保持笑臉」，然後用自嘲來轉移話題：在部落裡我們家很窮，只能去海邊抓些龍蝦啊、海膽和九孔之類的當早餐吃。

最後，總是在「有機會去蘭嶼找你潛水」、「你帶我去抓飛魚好不好」之類的要求下結束。身為漢人同學眼裡的「原住民代表」，難道我還可以說不好嗎。同個星空下，我在高雄，這裡的人對蘭嶼感到好奇；我在蘭嶼，那裡的人也對高雄感到好奇。

以前學校從臺灣分發的公費老師在國中畢業典禮結束後鼓勵我：傳統文化很重要，但終究只能這樣罷了，唯有努力多唸點書，離開蘭嶼到臺灣賺錢，將來才有出息，才會受人尊敬。我說服自己這不算歧視，只是我漢化還不夠深，還不夠能用國語來替自己辯護罷了。我當時在想，未來只要我跟他們一起受相同的高等教育，努力成為他們眼裡一樣高度的漢人之後，相信就不會再出現歧視問題。

比起達悟傳統口述文學與傳說故事，歷經五年的中文系訓練

讓我更熟悉中國五千年來的文學發展和正統的孔孟處世哲學。如今我要畢業了，想起大一時我曾向主耶穌祈求自己不要被外在的歧視和內在的認同問題所困惑，只要跟著學習漢人的歷史、文化，理解漢人在想什麼，我們的生活將不會再因不了解而有所誤會。也因此，這些年我打領帶的次數可能還比打丁字褲的結還多呢。

有次教授在課堂裡告訴我們，唐詩要用閩南語抑或客語來唸才會合押韻——甚至轉頭對港澳僑生說用粵語也可以，那時我低著頭，試著用達悟語來理解課本裡艱澀難懂的聲韻符號，最後期末考當然是雙手一攤，迷失在元音、音位、音節、語位、音變的複雜音韻系統裡。好吧，我得承認延畢又補考的科目就是人稱中文系三大殺手之一的聲韻學。

哎呀，對了，我剛才是不是有想到，我可以直接把飛魚往窗外丟掉，只要沒人看到，不就可以結束這場荒謬的鬧劇嗎？即使被路過的人看見，他們頂多抬頭驚呼亂罵：咦～誰那麼缺德亂丟東西呀。抱怨完還不是匆匆離去，不可能知道是誰丟的呢。對，事情就是可以這樣圓滿解決。

等一下，我先拍照然後在 FB 打卡。這整件事太誇張了，值得分享。於是，我花了五分鐘取角度重拍再重拍、修圖再修圖，把這張經過美肌效果的飛魚照片貼上 FB。短短三十分鐘內破百讚，底下湧入二十多則留言。我津津有味地看著手機跳出的訊息提示，不斷滑看朋友群中誰按讚、誰按驚呼、誰按生氣的臉，心

中被肯定的存在感油然而生。想起來就興奮，看見按讚數的增加，我知道會觸動並獎勵我腦內的多巴胺，來自手機裡被關注的成就感與愉悅感，會在我每次上傳照片看見動態留言時，回饋並完整我存在的意義。

## 七

「唉，你死了，怎麼還擺出一副無所謂的樣子呢？是你害我渾身不對勁，是你把我搞成現在副窘樣的。」飛魚的眼睛似乎反射天花板的燈光一下，像是告訴我說：對呀對呀就是我。飛魚的俏皮回應取代我初進房間時心中的驚駭，熟悉卻又陌生的感覺油然而生。

國中時父親帶我練習射魚，記憶裡我憋一口氣往更深的礁洞下潛卻遍尋不著魚群，海流極強，我不停地踢水準備返回海面換氣，竟瞧見前方有大隻的鸚哥魚朝我游過來，我明白如果我上浮換氣再回到海裡，牠早就不知道游到哪裡逍遙自在了，然而我的身體已經沒有空氣和餘力繼續追下去，沒辦法就差一口氣，但就這樣放過牠實在太可惜了，牠將成為第一條超過我手肘長度的大魚，當時沒想那麼多，彎身側踢蛙鞋，決定耗用剩餘空氣去追牠。我盡可能地放慢踢水動作，隨著海流浮沉緩緩地靠近，魚槍準心鎖定魚鰓，緊繃的橡皮蓄勢待發，彼時我瞧見牠的臉上也是一副無所謂的表情。

此刻桌上飛魚的嘴巴微微張開，像在嘲笑我按讚數還不夠，我嘆口氣，過了這個週末，我就要畢業離開這裡，到時我又能從這城市裡或是這所學校中帶走什麼？高雄五年的大學生活，我認識一些朋友，他們剛才在我最新貼文按讚留言，但遠在手機另一端的那些人能明白我此時此刻的心情嗎。我拿起筆扶著魚頭，怕弄髒手似的用指尖捏著尾鰭把屍體倒吊起來。

拍完照了，我要把你丟掉。

突然間，我警覺自己不該上傳 FB 留下證據，如果明天校方在草叢發現飛魚屍體，公告校網追緝凶手，肯定有人會密報教官是我丟的，到時影響我的離校手續，收回我的畢業證書，豈不是玩完了。哎呀，我到底在幹嘛啊，看來得自己處理了。

父親曾經說過在蘭嶼遇到問題，要想辦法自己解決，別人看你有困難的時候，可能還是會來幫忙，但他是他，我是我，他有他解決的方式，至於我想怎麼做，想什麼時候做，那是我家的事。我們很怕去處理別人家的問題，可能會有什麼不好的髒東西轉移或傳染到自己身上，再者，傳統受人幫忙必須要回報對方，也會擔心因此欠人家什麼還不起，所以直到今日我遇到問題都不太會講，也不想麻煩別人。

「親愛的，如果你想陪我回蘭嶼，就表示一下吧。」我說：「你自己決定，沒關係的，你不想回去就不要回去。大海有的自由，這座城市也有。」

自每個太陽從海面升起的早晨開始，我打工、讀書、辦就學貸款，為的不就是一張能夠離開蘭嶼的船票。離鄉背井的日子，我時常想起兒時父親帶我第一次參加的招飛魚祭。祭儀當日太陽尚未躍上海面的清晨，父親頭戴銀盔、身著盛裝的傳統服飾牽著我在海灣等待太陽升起，領祭的長者拿雞朝向大海吟唱古調，嘴角一張一合，嘰哩呼嚕不知何詞，我的母語能力很差，只能靜靜看長者們如此這般、這般如此地進行招喚飛魚儀式，許久，站在灘頭的男人用手指抹雞血，點在腳邊的石頭上，祈禱今年汛期能一切順利圓滿，飛魚能依古老的約定迴游。

如今我就如同隨著黑潮逐流的飛魚，經歷完整漢化體系的航行後，原初的海浪記憶提醒我在每年刺桐花開的時候，不要忘記迴游到小島。我往宿舍窗外望出去，想起小時候那滿天繁星的夜晚。

「taosya o karawan a peylingalingayan ?<sup>9</sup>」

我把你丟掉，你不會怪我吧。我突然有些感慨，畢竟在蘭嶼浪費食物是大忌，眼前又是意義深遠的黑鰭飛魚，冰涼的觸感傳入指尖，心中湧上一股酸楚的味道。

去年夏天回蘭嶼，我陪母親去山上整理地瓜田，她一邊詛咒偷吃地瓜的老鼠，一邊抱怨家裡沒錢的事：「你大學畢業後要像隔壁的沙伊岸一樣賺很多錢回來，你妹妹房間的冷氣已經壞很久

---

9. 達悟語意「你難道不想再多看這世界一眼嗎？」

了。」她噘起嘴，其聲切切，其情悽悽，我不知道要怎麼回應，她們好像覺得唸大學是件很了不起的事，畢業後都能去鄉公所吹冷氣上班當公務員，至少不會像他們以前一樣只能去工地做工，我輕輕地微嘆一口氣，放棄解釋大學還有分各種工理文法商醫設計等科系，敷衍地說些無關緊要的話希望她別擔心，當時心裡也有與此時相同的酸楚。

## 八

手機軟體的訊息通知背景聲被我拋到腦後。這時，不知怎麼、毫無緣由地，忽然想回家直接跳進海裡游泳的念頭閃過，我不明白原因是什麼，總之就像別人總對我說「不要想太多」時心中的感覺，我想起讀小學時和同學去釣魚的傍晚，當時父親開心地拿著 taroi<sup>10</sup> 對著我第一次上鉤的魚和釣竿慎重地祝福：希望所有的魚都願意跑來吃你的餌。

父親接著教我一句老人家常說的話：

「*amyan so mangacyacileb*。<sup>11</sup>」，無論做了什麼好或不好的事，不要以為沒人看見，因為在我們達悟族的心裡還是會感覺到有視線盯著你看。

好吧，那就好人幫到底。

我帶你回去。

「請原諒我，房間沒有刀子，用美工刀將就一下，」我從背

包裡拿出美工刀將魚身剖半，照記憶中的畫面朝魚身背面劃兩刀再正面劃三刀，「對不起，宿舍的鹽巴所剩不多，只能幫你抹一面。」

飛魚屍體隨著被我切開的刀痕，緩緩地伸展牠的雙鰭，宛如跳完最後一支舞，低下頭向眾人答謝。我將兩粒飽滿卻失去彈性的飛魚眼睛挖掉，點點頭說：「你還需要繩子穿過你的眼睛。」使用鞋帶把飛魚吊掛在房間的窗戶外。

我突然有種別離的悲傷，心情像飛魚眼睛底下介於水晶體與角膜之間的混濁，灰灰霧霧的顏色。

「謝謝。」我說。

「ayoy<sup>12</sup>。」我聽見窗外的飛魚傳來微弱回音。

## 九

就在飛魚經歷第二次死亡後，於此同時，我的腦袋瓜如釋重負，大概也是因為酒醒了，感覺輕鬆又舒服。我去沖澡，整理房間，倒掉垃圾桶內的垃圾，還投幣洗了我的髒衣服，恍惚之間便恢復我原本正常的生活，轉換之快連我都懷疑自己，現在的我和幾個小時前的我，到底經歷了什麼？

---

10. 達悟語意「用鹽風乾後的豬肉條」。

11. 達悟語意「天上總有人在看你」。

12. 達悟語意「謝謝」。

我躺在床上，過了一夜仍翻來覆去睡不著，窗外的夜幕漸漸被掀開，天空微微泛起淺白，我決定去買豆漿蛋餅填飽肚子。走出宿舍，校園內一如往常，開始有人慢跑運動打拳跳體操。

如果我帶牠回蘭嶼，家裡的人肯定會驚訝高雄哪裡來的飛魚。好的，行李箱內塞一條充滿魚腥味的飛魚，無論如何都不是個好主意，但，或許我可以過幾天再將牠收進來，曬三天剛剛好，等星期一肉質稍微再硬一些，就可以在離開高雄之前水煮吃了牠。畢竟牠不屬於這座城市，也不應該再跟我這樣的小人物繼續有什麼瓜葛。

我回頭望向七樓的宿舍窗戶，依然清楚記得昨晚在宿舍汗流浹背的黏膩和充斥在房間內的濃厚魚腥味，這當然不是一場夢，我可不希望再發生一次類似的事件，我也不想要再當故事的主角，如果可能的話。

遠方的晨星掙扎著最後的光芒閃耀，我像 totoo<sup>13</sup> 那樣安靜地環顧警戒四周，希望沒有人會注意到空中那條正隨風搖擺的飛魚。

---

13. 達悟語意「蘭嶼角鴞」。



## 〈飛魚之死〉評語

● ●  
巴代

小說〈飛魚之死〉設計簡單，以一條死去的來路不明的飛魚，一個房間，主角一個人，作為小說的場景與人物。作者藉著意識的流動與自我對話，調度了不同場景，不同時空的故事去鋪陳。於是通篇呈現了個人成長經驗與求學的掙扎，帶出了達悟族的禁忌與文化特質，並反思民族文化與個人無可避免需經歷漢化過程的衝擊。小說語言成熟，行文流暢而氛圍幽默、和緩，令人讀來輕鬆與不自覺莞爾。

近些年，過度追求小說技巧實驗而忽略了故事經營的作品很多，太沉迷於故事的鋪陳與堆疊的作品也近乎反彈的，一件又一件的出現在競技場上。這不是壞事，小說類型的豐富與各類寫作技巧的實驗與實踐，對臺灣小說的整體發展有其正面的意義，都值得鼓勵。但有時，簡單不複雜的結構，有時更利於經營小說的氛圍、溫度與調性。

這一回，評審委員票選出〈飛魚之死〉，或許看中的正是久違的簡單、回甘。

小說組 | 優選獎

---

# 南國的盛宴

---

葉琮



### 個人簡歷

---

筆名葉琮，桃園人。中文系畢業。喜歡雀鳥，與乾爽的天。

### 得獎感言

---

蘋果花迎風搖曳，月光照在懷裡，想起了你，想起了你，  
噫~~~~~

一開始只是隨意前進，拎一瓶深色玻璃，漫無目的，順著氣流推進，走著走著就跟隨人字拖摔進水。他在滅頂前驚醒，來不及閉氣，灌了好大口什麼東西，玻璃瓶裡的參茸酒放水流，化為烏有，好險掉在淺水區，人像水獺用爪子爬上岸。

他吐出一口水，水變成什麼東西游走。

只是來吹風，沒理由溺進去，大半年沒吹到故鄉的風，閉眼享受，心底卻湧起哆嗦。遠洋跑船，合約一簽九個月，等於一年有三個季節繫在海上搖，休工期間回到岸上，才害怕被浪捲走？

那口呷出的苦水仍微微地、鹹鹹地醃漬，終於，嘴角皺成餃子皮，像在嘲弄著自己：僥倖沒葬身異國的海，三大洋的危險程度，竟不比眼前看似平靜的出海口。

出海口，淡與鹹的交會，兩種氣質不同的生命沖激，亦是生死交關，生生不息的是大海，奄奄一息的是二仁溪，光是內門養豬的、田寮畜牛畜羊的、阿蓮飼番鴨的，大量屎尿就要把溪水毒啞；下游一排工廠，嘔出廢水乳汁，又通通餵給二仁溪，一路餵到海口、沾染大海——死亡是會傳染的，看海口病得發黃，末期了。

好額人，散食人，那些工廠說我們人人一視同仁，有工廠才有頭路，有頭路窮人才能活不是嗎！不不不，命是攔截住了，但賺來的錢全去付醫藥費還不夠呢。

這片童年的海，不停飲進二仁溪的嘴，可憐的童年呢，就只

剩無邊無岸的黑，倒進再多參茸酒也會被吞噬。今晚卻是一個如玻璃瓶透明的夜，一片灰黑的天，連半顆月亮都沒懸掛，空氣就很清澄。

海，暗暗發亮。

他試圖辨認光源，然而岸上無燈火，天上無明月，四下間，連自己的影子都無端消失，唯胸腔一顆心臟澎湃著、騷跳著。討海人都曾撞見，無邊無際的無月夜，海面泛起一層薄薄清光，像燃燒的鬼火，有人說是夜光藻，有人說是攜帶發光體的浮游生物。故鄉的海口，何時也浮出這些光，且越夜越亮？

怎麼可能？

怎麼可能？

多久沒遇見白金了。

是童年，父親還未消失的童年，他對他述說白金滔滔的季節，海水不冰，兩瓣屁股興奮到強強滾。熟幼兩人踱到出海口，搶在魚苗湧進清澈的二仁溪，先攔住了，只要沸騰一冬，未來幾年都不用愁，因為一口氣可吃成大籩呆，說完全身抖動，如鰻苗鑽進褲襠，屁股和大腿深愛這陣心癢難搔之感。

當離開了童年的他，長大變熟，依約抵達海口，北邊的二仁溪已駐紮死神。

嘔，嘔嘔，南國幾時也有黑龍江？

那條金屬之河，鍍上一層墨黑銅綠，正不停為海注入屍油，

不待夜色降臨，是無邊無際的死寂，大家都認為水底再無生命可棲，只好認命早早放棄白金，或說，是白金放棄他們這片海岸。

撈鰻人啊，靠海靠溪，唇齒相依。他們一個一個都把這條死河遺棄，鰻苗卻悄悄徘徊海口，靜靜地亮著。

好亮好亮，落水他也不怕。

直到上了岸，才真正受到驚嚇。

月亮正露出一張巨臉，圓滿無缺，它什麼都瞧清楚了。人心虛地跑，腿毛如海藻，海水沿著小腿肚滴，人字拖一路滲漏秘密。每踩一步，留一灘濕答答亮晶晶的印子。

酒是完全醒了，回程逆著風，途經南茱橋，繞行一大片淒淒公墓地，毛孔吹塑成一粒粒雞皮疙瘩。或許今夜月亮的臉太大，或許海風叫得緊張，他像被電鰻電到一路抖回家。

阿媛早睡熟了。一整個年頭，兩個人暱鬥陣少，一個人暱的時陣多，他不也是，身邊無伴更好眠。

臥室純然黑暗，留客廳一盞奶黃暖燈，十一月，南國的夜，一丁點微光足以擋風寒。輕輕地，翻找出父親的器具，三角形的撈鰻網，只剩骸骨。

車庫囤了好幾張錯誤的網，當時初初跑船，在船上被當垃圾，他偷渡下來，幾張乏人問津的網，彷彿天生屬於海口，三大洋用不到如此細目的網。一雙粗手靈活纏繞飛舞，像一隻展翅蝙蝠。

兩隻竿子，迎風而張，像撐開兩條長肋骨。

再次往海口出發，決定叫醒卡車護送自己，外加一桶一桶塑膠貯水盆，不願百分百信任海風推送。他的眼睛更習慣夜色，皮膚更適應海口的時淡時鹹，像一種廣鹽性魚類，剛剛落水即有感，海比想像中溫暖，或許是洋流會發光的緣故。

他撐開垂死復活的三叉網，泡進海水，波光粼粼，下半身成為流動的光影。生命大氾濫，黑鰻苗、鱸鰻苗、雜魚苗，蕊姨都不要，她只收玻璃苗。

滿滿白金般的玻璃苗。

海口貧瘠，怎麼莫名地，肥了起來？除了月光，今晚有數不清的透亮，讓黑暗幾乎消失，方圓二十尺，玻璃苗大爆發，目光觸摸得到牠們的閃爍。阿斌的心思漂浮在盛宴，故鄉，今夜成為神聖漁場，媲美在三大洋所體驗到的強大力量，他的褲襠不禁哆嗦好幾下。

是爸，那撈鰻苗的姿態，從遙遠的童年起漲，漲到身上心上，反覆沖刷，猶夾帶落日的餘溫。有一種飢餓，叫二仁溪的飢餓，正需要鰻苗安慰，天公伯心熱慈悲，賜與一場久違的盛宴，讓久病的、餓肚子的人去撈，只是來到了最後一刻的病人，不免瘋狂，像當年爸總掛念：「後一冬不知影甘閣無？」所以長大他會加入跑船，主動追魚，船員薪水高，花錢機會少，雖然寂寞，能吃得慢條斯理細水長流。不要像爸，像餓肚子的人，那樣醉，那樣吃。

海，正以流水席的形式展現。

像受到太多刺激，不停產生胃酸——魚苗畢竟是太營養的蛋白質，但無論 PH 值多濃烈，二仁溪這病人總要大口吞。當年，狂喜中遭海吞噬的父親，會如何吃這夜飯？三叉網的口會如何貪婪？

今夜，他終究是孤身赴宴的人。

畢竟封藏多年，魚網下水沒多久，尼龍纖維開始分解，酥脆了，手臂的青筋更張顯，充飽豐收的血。即使網子故障或老去，一提，沉甸甸的，就明白今年多好，阿斌只惋惜，沒像章魚多生幾條軟臂，多扛幾隻水桶或大澡盆前來。

攜白金而來的潮水，自帶暖意，莫非是收集太多心跳與呼吸？潮來潮往，都通他的網。他喜歡各種活跳波浪，像跑遠的童年，繞回來跟前，拍打著軀幹，接著泡沫碎掉，臉頰潮紅，人瞬間氣血充足。盛宴一波一波不需催促，這些一點也不警惕的生物，心甘情願入網，總之這些光線屬於他。

明天去找蕊姨，將親口報出魚苗行情，像一句短短的新年賀詞，再遞給他一筆為數不小的紅包。孩提時她在茄苳當小盤收苗，後來二仁溪病重無望了，她決絕搬去林園，遙望高屏溪口棲居。那裡，離鰻苗更近，二仁溪早在時光中滅頂了，餓肚子的人想必都伏在高屏溪口。

他迷失在光裡，沒人記得這裡。今夜獨享盛宴，直到半個夜就要流光，月色開始淡化，青筋一瞬間蔓延茁壯。撈鰻苗的都這



樣，難得遇上一次盛宴，撈到手腳都快噴射出去了，人依然會不停動作。



怎麼可能？

怎麼可能？

戶頭的錢完全放水流。

還要補錢？

船在海上，就這麼漂著，有一種背棄之感。聽秋媛吐出字句，揉合沙沙的風，彷彿來自陌生的國度，從手機揚聲器播出，化為無法撿拾的破碎：「阿國一直說不是他的錯，是期貨商的錯，是期交所的錯，還說請斌哥相信政府會賠……」

嘟嘟——秋媛帶著電磁鐵的嗓子，消失了。

剩下猛烈的心跳聲，困在艙房，一遍遍迴盪。

阿國，兒時那堆玩伴裡，唯一北上闖進大學的孩子，舉家搬遷，過起城裡人的日子，他茄荳的住址，從此改頭換面，脫胎成工廠，自己茄荳的電話號碼倒癡癡守舊。前年休船期間，兩人重新接上線，聲音清亮，依然昔日的聰明少年，少年沒遺忘南方。

從南方小村跨入氣派的銀行，他當起理專，做出口碑，每天手指滑過鍵盤，如波浪起伏，億來億去的，穿搭整套神氣活現的白襯衫、黑西裝、黑領帶，像海鷗毛色一樣黑白配。

「老同學，食好鬥相報。」

阿斌連股票都沒碰過，不曾幻想啥期貨，迷信了阿國推薦，當期貨賣方，一年報酬聽說穩穩的，達 7-8%，秋媛推託阿斌一年有三季在海上，不會進場，只聽阿國舌頭如海蛇迅疾反駁：「賣方無須天天盯盤，月結一次就是了，最適合跑船的存錢喔！」

昔日少年竟有這一份心意，男人欲透過秋媛進場。

秋媛說：「為什麼我要聽外人的話？」

「外人？他住茄荳的時間比妳早，從二仁溪清清淺淺，住到二仁溪烏烏塗塗，考上大學才不得不遷，茄荳好不容易出一個銀行家，不聽他聽誰？」

去年真拿回 8%，秋媛才縫上嘴巴。跑船人，噴錢的時機少，錢流進來的時候多，既然存期貨比存定存豐收，不如三大洋搖晃的日子都存上面吧。

2 月 6 日，8 點 45 分，期貨剛剛開盤。

「阿嫂，妳先匯錢一趟，好像有大變盤……」電話聲的催喚，如大船鳴笛駛向秋媛，一查，阿斌的證券戶頭全部歸零，還得倒貼三百多萬，男人悠然在海上搖，不知陸地片片龜裂。

「違約交割，阿國這樣說……」

「會怎樣？」

「會信用破產！都是你，愛聽別人……」

「發生都發生，不然妳是欲逼我跳海？」船變得好晃，撫著

發涼的艙壁，男人也不知憤怒的手指會自動打出什麼字。

「你不是很愛聽伊的話？阿國說，還得補三百多萬……」

男人忍不住蹲下，世界正微微裂開，是頸上的頭腦，是腳下的地板，若真有東西裂了，腳下是一望無際的流體，太平洋，海中央，生再多腳爪也無法立足，她傳來一張彩圖，令他雙眼更花。

「不要傳貼圖！」

本船網路政策：每天 2 小時，每個月 900MB，以陸地的眼光，絕對不敷使用，對海上搖的船員，足夠被視為福利，大夥也有默契，禁止貼圖和影片，別自私佔據頻寬。活人生動的表情，壓成一則扁掉的符號，也使男人容易生氣。

秋媛傳來的，並不是貼圖，那是一張 K 線圖，紅紅綠綠的小樹，排列成小丘陵，突然，就坍塌一個大凹洞，日子踩在上方，像一回合失速的高空彈跳。她是真無話可說，才用圖來說：

開盤隨即跳空重挫 284 點，一路殺，再跌掉 600 點。

但阿國不是說，他們當的是一種賣家，是一種越跌反而越賺的把戲嗎？

大腦以有限的頻寬，思索無預警的浪潮，小波浪，大海嘯？K 線圖還一片油綠，轉眼，聯絡人阿國淡成灰色，拒絕他的質詢，他還想，是否網路堵塞了？但秋媛的訊息卻無比清晰：

「阿國的專線已拔掉了……」

恨不得違抗船長和大副，搭乘黑潮一路往北北西，駛回臺灣。

但船上一丁點瘋狂的動作，都容易讓人被拋入大海當魚飼料。

無邊自由的海，反而最限制了自由。

海色平滑，誰也看不透水面下的峽谷，生成多麼壯觀。漁船正靠近馬里亞納海溝，太平洋一道最深遠的縫隙，這是一片神聖的海域，本船在此搜尋鯉魚、鮪魚的魚汛，準備進行圍網。只要等來鬼頭刀的浪潮，一波波滿載而歸的吉兆，就發大財了，牠們可是黑鮪魚的先發部隊！

他卻像失了食慾，不打算開動眼前一場盛宴。

鬼來了！

大小都來了！

阿斌還躲著？

船員私下稱呼，船長是大鬼，大副是小鬼，一種你嚇我我嚇你、誰也不會被嚇死的遊戲。「鬼都是人扮的啦！」平靜無波的日子阿斌會這麼噹他們，但此時世界靜默，他的心思對著阿媛貼的圖測量，這也算遊戲？再怎麼推敲，只知海上搖的日子顛倒在裡面。唉，連什麼 K 線圖都搞不懂，跟人家做什麼期貨。

可是，可是，難道阿國也不懂？

秋媛說阿國是太懂了。

有船員打賭，阿斌在汪洋大海中刷臉書，有人猜他在下載女人清涼的胴體照，當甲板傳出激情聲響，喜愛彼此捉弄的海員才甘心撤退。

鬼來了！

鬼來了！

緊張的歡呼，一波大勝一波，那麼多人說看見鬼，鬼就是活生生的——成群鬼頭刀，追逐滑翔的飛魚，捕食漂浮的水母，享用太平洋的盛宴，牠們衝出水面又墜落水面，彷彿日常狩獵不過是百無聊賴的遊戲。鬼頭刀一來，黑金就不遠了，這些值錢的物種能精細操控整條船的悲喜，都是遊戲。

船隻準備轉身，像是揪出躲在身後的獵人。他旋開了艙門。

在船上，偏了一個角度，即將前往的遠方，便是完全兩樣的世界。他還在等。等秋媛遲到的訊息，告訴他，她不過跟他玩耍，但天線太恍神，偏離衛星不只一度，與陸地的訊號完全屏蔽，他暫時停止了呼吸。

還剩什麼對秋媛說？

等到訊號回神，卻無話可說，那一定是世界上最安靜的片刻。



玻璃苗的光，被白晝徹底消滅，牠們終於完全隱形，有如透明的釣魚線，一桶桶白金擠在露天卡車的後背，搖晃啊搖晃。阿斌特地南下高屏溪，找到記憶中的蕊姨，當年擁有一頭及腰秀髮，彷彿連續不斷的黑潮，如今被時光截斷，蕊姨變成蕊嬾了。

像一叢稀疏盆景，背對阿斌，她把一雙手泡進水，雙手再怎

麼刁，也挑不出一尾黑線條。

等她抬起花白的頭，整顆鼻子已又濕又滑：「哪來這麼多尾？」

「太平洋來的。」

「哇哩咧——今年汕尾無消無息，白金對佢位來？」

「講破無值錢。」

「二仁溪口？無可能，彼片拋荒真久矣。」

「我是不會講的。」

「今年汕尾連一兩尾攏找無影，真正歹年冬，敢講高屏溪注定綴著二仁溪同款的人生，同款淒涼的命運？」

汕尾港，座落高屏溪出海口偏北一點的海岸，港內海水悠緩，細沙在時光中靜靜淤積，築成一道月牙灣，年年東北風南渡，捕鰻人啊，若是住得遠，會用竹子在沙灘搭起簡易的寮，像片片綠蠟龜的殼，整夜龜甲閃爍，這樣的盛況已成稀罕的景象，因為鰻苗啊，一冬不如一冬。

「鰻苗的價格，早年一尾 30 算不錯了，去年開出每尾 60，接近歷史新高，你敢知影今年開多少？」

「我哪會知？」

「一尾 120，恭喜恭喜，發大財啦，魚肥人也肥！」

年年少魚，步步高升，世間價格大抵如此。

「你齁，食好嘛著愛鬥相報，偷偷報我鰻苗的所在，我袂洩

漏。」

蕊姨不厭其煩，一再試探，但阿斌只用微笑縫起嘴巴。

突發的一筆白金，對餓肚子的人很滋補，當然他不算餓肚子的人，他的肚子不飽不餓，即使虧掉阿國那一條，也不會辜負肚子，頂多漁船多綁幾年，即使 206 那天什麼也沒發生，他也會傻傻多綁幾年，他的眼珠子還會放光，可以盯著百無聊賴的大海好久好久，而不發瘋。

妻卻差點被他搞瘋了。

「蕊姨說玻璃苗一尾 120 喔！」

「那片海的東西能吃嗎？」秋媛見過，抽海水養出的牡蠣，剝開殼，本當牛奶色的肉，煉成鮮艷的礦石，有的像紅瑪瑙，有的是祖母綠，光用看的就中了蠱，再強壯的人吃下去，瞳孔都染得紅橙黃綠，閃耀金屬般奇幻光澤，她好怕阿斌吞進肚裡變成一尊海邊的銅像。

「魚苗不在海口出生啊！」他曾聽船員描述，傳說的白金卵，藏在海平面下，那裡有許多深邃的峽谷，也許是跑船航經的那一道馬里亞納海溝。卵一旦孵出，便是玻璃苗，紛紛由深海奔泳海面，沒有大隻的領導，莫名其妙地，搭乘赤道北方的洋流，來臺灣旅行。

「所以保證好吃，飼在太平洋中央，上鮮！」

「大海沒有牆，游來游去，還不是沾到海口的水？你能消化

嗎，你有那樣的肚子嗎？」

阿斌的聲音收斂了，在餐桌前石化。雙手像三叉網的竿，支撐搖搖欲墜的下巴，屋內走味的氣氛靜待時間消化，是他先辜負妻，歹勢發脾氣；秋媛卻掀開他不在陸上的日子，存款放水流的日子。

「你那個不算外人的阿國，從 206 那天，就人間蒸發，銀行也找不到人。唉，什麼銀行，一個合法、卻比海口還黑暗的所在，施行比千歲王爺還厲害的法術，悄悄把錢變不見，而且人根本也沒爽到、吃到什麼？」

「政府會賠的。」男人像半閉的文蛤，擠出一點虛弱的泡沫。

「那所有愛賭的，都去跟政府討錢了！本來就是投機商品，你遇到鬼，就怪人家不好好控盤，不是你的就不是你的——」

「——像我，也不信海口有白金這種鬼話，不想想二仁溪有多毒，你去哪偷的？劉家魚塢、海浦魚塢、湖內魚塢……」

「妳賠傻啦，就說了，白金無法人工飼養，自己從太平洋漂來！」男人的雙唇終於撐開壓力，像文蛤被燙熟而爆漿。

妻迷惑，何時那麼好運？海口只是嘴巴開開，魚苗會不停湧來。

「真的喔！」那些半點不警惕的生物，像自己，拎著一瓶深色玻璃，漫無目的，順著洋流推進，或許今年的洋流太有個性，任意蛇行，就這麼闖進故鄉海口；或許今年，他就是這麼幸運。



「妳來親眼瞧瞧吧！」用爬滿青筋的手臂，挽著細細的她上車，像拎一支有腰身的酒瓶，這場盛宴只有他親身經歷，不免心驚，怕自己成為世界上孤獨知曉的人。

那片白金之海。

北風還吹不過二仁溪，南國的冬天，一丁點微光就能擋風寒，何況玻璃苗是成群結隊流轉的星，來故鄉海岸放光。一來到海口，秋媛成為世界上第二個目睹盛宴的人，阿斌溫熱而粗糙的手掌立刻甩開她。

「別撈！」

「放著眼前的食物不吃？」

「這是什麼苗，渺小得可笑，再怎麼撈，賺得了多少？」

「蕊姨說古早時代有人靠這些不起眼的小物仔賺好幾間厝咧。」

「還是好好休息儲存體力，預備開工。」

「時間還久，妳在怕啥？」

「我怕二仁溪，怕這些浪花，怕這片海。」

「三大洋我都泅過了，故鄉海口有啥可怕？當年，二仁溪還沒變色，鰻苗年年光顧，人老泡在裡面打滾，反而是海要怕我！」

「很多東西不是人能吃的！」

又不是飢不擇食的人，亂吃，怕染上二仁溪的病，身體廢成一灘破銅爛鐵。

「妳回家躺著當廢人就好，妳不吃我吃。」

「朽死鬼！」秋媛啐了一聲。

他就是這樣，肌肉都快麻痺、手腳都快噴光了，依然要不停動作。秋媛負氣似地，拿出轉身的決心，她必須與阿斌拉開距離。

明明無人行走的平滑沙灘，踩出十分新鮮的腳印，然後越退越凌亂，海邊怎麼多了一些無名氏的影子？她不敢動了。只能回頭，就這麼遠遠望著，看男人的雙手撐起三叉網，張開透明翅膀。



那天之後，海口開始出現別束光，聞風而至的腳印，牽著照明手電筒的光，跑來搶飯吃，有的是生人，有的是當年從二仁溪出逃的人，南國夜晚還暖，不怕泡水會抽搐，會痙攣。

這裡吃食全部免費，二仁溪多仁慈呀。

沙灘開始搭出簡易的工寮，一座連一座，像喜愛孤獨流浪遠洋的海龜，今日集體上岸產卵，約定好似的。

海水開始灌進參茸藥酒的氣味，鹿茸、當歸、黨參、肉桂……

腳印一多，空玻璃也多了，紛紛擱淺沙灘，酒精在腳印主人的身體內搖晃，玻璃瓶腰身的薄紙鬆脫後，逃出了一圈圈肉紅色標楷體，印著參茸酒、生茸酒、鹿茸酒。

到處都在放光，但人類的燈火越清晰，鰻苗的光芒越黯淡，第一次，發現自己不大方，自己才不會將玻璃苗撈到油盡燈枯

咧！他的自私，算得上一種好的自私，看過二仁溪絕望的日子，他突然懼怕這陣風光，怕豐一年，荒涼一輩子。

好亮好亮，尤其前方，一個壯年男人背對他，揮舞高功率的手電筒，光像寶劍亂戳。

又是個生份的外地人，愛湊熱鬧的過客。待手電筒轉向正面，光線刺入眼瞳，阿斌的世界一片慘白。

阿國？

穿著又薄又皺的吊嘎與膝上短褲，他全身飛羽都換毛了：縛著的領帶，拆了；黑西裝白襯衫，都放水流。他看看自己穿的，再看看他，阿國就像大隻許多的阿斌罷了。

「阿嫂沒跟妳來？」他尷尬地微笑，然後把光束切掉，像來不及逃跑。

「她不敢吃這頓。」

看著他特別厲害的網，阿國擠出一點玩笑：「白金回來海口，也不食好鬥相報，不夠意思啫！」

「你不讓我找。」

「斌哥，不是我的錯，」

「難道是我的錯？」

「你我都沒有錯，是政府惹的錯，平倉機制有漏洞，206 當天很多被抬出去的賣方，理當要發大財的，看對方向還要賠，豈有此理？我認識一群被坑的散戶，組了 0206 期貨選擇權受害者自

救會，想邀斌哥加入群組，要回了錢，我們再來投資。」

「唉，那些錢就當放水流，倒是你，為何回來海口？」

「有人說童年的白金回來了，想回來瞧瞧，如果沒有，跌進海裡當魚飼料也比現在快活。」

白金回來了，小時候的他卻回不來，阿斌想。瞧阿國頑長的手指，早早習慣抓鋼筆按滑鼠撥鍵盤，而不適合拖曳魚網，但他還是漫無目的，來到了海口。

把手中那瓶參茸藥酒，遞給阿國，玻璃捏成的頸子指著大海，那瓶口像在說，期貨曾帶你抵達的地方，這片海也做得到。見者有份，海給所有人這場盛宴，趁著今夜，歡歡喜喜聚首，作伙來享用。

「喝一口，暖暖身。」玻璃瓶的口終於觸碰到他手指。

「但別喝醉啦！」

怎淪落到要跟阿斌喝同樣低等的酒，嘴唇還得貼著他強吻過的瓶口，但阿國還是大方把嘴唇蓋上去，不可解的深色液體，像一道濁流入喉，嘔，嘔嘔，參茸酒怪難喝啊，等等要偷偷倒入大海。

「謝謝這瓶好酒，等政府還錢了，再請斌哥吃頓好料。」

「好啊啦！我先請比較快。」

「你不用請我，你只需借我……」

「我沒錢了，那次受重傷，已經被秋媛罵甲擋袂牢。」

「你跑船一年就贏茄荳人好幾年不是？」

「錢都歸秋媛管了。」

網子擱淺手中，突然不知所措，面對著穿透網眼的這些光，現在照著他，就是他的。「至少玻璃苗可以補一下你的洞，今天跟我一起撈，撈到的，一半算你。」

再走遠一點，再走深一點。

「我知道你的手腳習慣辦公桌了，但想吃飽，就不能怕水深，你看那邊的位置還沒有人，有些事縱然做了會心驚膽跳，依然要去做的，而且——」

「一尾鰻苗飄到 120 喔！」

阿斌的膝蓋沒入水中，繼續往更深處溯，直到剩下一顆頭顱沒被淹沒，阿國盯著阿斌露出的腦殼，上方生長出寸寸髮根，珊瑚礁似的，轉也不轉，直接用後腦勺命令他：「快跟上！」

阿國慌亂抓著魚網，腋下還死命夾住酒瓶，左右兩腳不知哪隻先動。

「怕了嗎？」

玻璃瓶沉入網中，酒融進水裡，海有了藥香。阿國把半個身體泡進酒水，緩緩撐開網，水中一切動作都很重。

他以為自己是誰？什麼條件都不如我，只能海上漂，戶頭自然堆積那麼多錢，連海口的金子也自動流向他。

憑什麼要我學他的動作？

跟著阿斌的後腦勺推進，眼光苦苦的，雙手被漬得鹹鹹的，都因為這海。泡進裡頭，我一輩子的超前只能眼睜睜看它越漂越落後，最後放諸水流。

也因為這海，我有一張粗硬的網子，還得到一支堅實的酒瓶。

我要做我自己的動作。

他教他的。

有些事縱然心驚膽跳，人依然要去做，做到手肘快噴光，心臟都要爆炸了，他依然不停動作。

今夜的浪花好大。



秋媛來到海口，見到一幢幢龜殼似的建築，天色將暗未暗，月亮甦醒過來，遠方來的捕鰻人還窩在殼裡補眠，唯每座寮繫一串卡車鑰匙，海風吹奏出神聖的氣氛。

人越聚越多，海越夜越亮，都沒搜到完整的他，她還想先不招魂。直到水下搜救大隊的人渾身滴著水珠，亮晶晶地拜託她，至少供一炷香。

少了烏龜寮遮掩，一炷香，一支酒杯，一個女人，在沙灘擺成一座露天的祭壇，但大家看都不看這邊一眼。

一個頹長的黑影子，緩緩踩過來，每踩一步，飄出參茸酒的中藥味。黑西裝，黑眼圈，連中藥味也是黑色的，唯眼球血絲紅

艷。男人消息真靈，搜救大隊的長官也是他的客戶呢。

男人嘆氣道：「沒想到斌哥會想不開，欠銀行錢，慢慢還就是了，他有的是機會，怎麼選擇做傻事？等他還完，本想去酒樓辦桌，招待一頓好料，現在他等不到了，只能買一份日本料亭的蒲燒鰻，雖然單調，但一個盒子，有魚有飯，鋪起來當一桌盛宴。」

秋媛說：「阿國帶飯菜來拜你了，阿斌快點上岸吧！」

「阿嫂，請斌哥好好安息，保佑海口的百姓，今晚都能平安豐收。」香的頂端燒出一蕊紅光，一吸一吐，一閃一滅。

「斌哥，要慢慢吃喔！」

風吹拂地面的口吻，不再縱情地燃燒，冬天在今夜，正式渡過二仁溪，南方枝頭的葉子，清晨將會吹得光光。兩個男人，匆匆離開了，不再回來了，海口依然沸騰著，好久沒這麼熱鬧。有風的海口，特別容易變成餓肚子的人，尤其今夜，空氣蘸了一層蒲燒醬香，秋媛肚子不禁呼喊起來。

「阿斌，你是撈得不知要回來嗎？」等香枝的紅光燒盡，她咬了一口醬色的魚肉，烘烤的油脂香，讓呼吸的味道更複雜。

這不是鰻魚，是鯛魚，俗稱吳郭魚，現在鰻魚太貴了。

月光下，白金開始現形，人人都是黑潮裡的一尾苗，突破天羅地網，往海水裡衝。

鑰匙的敲擊聲，酒瓶的乾杯聲，叮叮噹噹，聽著像一種樂器，

也像一種法器，但它們並不用來招魂，而是替這場盛宴伴奏的。啊—啊—，豐收的喜悅不停呼喊，像一種月光下的儀式。不知何時，月亮也升起了。

月亮露臉沒多久，淡淡的，小小的，再淡再小，也是人類可見的最大的石頭。而女人，什麼都不想看，什麼也不想聽，於是用力摀住耳朵，仍逃不過一波波豐收的音浪，她索性把一張臉埋在膝間，整襟波浪般的髮絲包圍自己，黑髮被吹得興風作浪，南國的葉子只剩這裡還沒掉光。

啊—啊—，發大財啦！

啊—啊—

我不要了—

我不要了—

—有人丟下，後方的人就去搶。

搶的人看到太豐盛的獲物，又主動退到後方。

水越來越肥，數不清的浮游生物上下竄動，秋媛似一尊被吵醒的銅像，總算起身，遠遠凝望這海，似乎有隻肥碩的大魚纏在魚網裡，網子都變形了，卻沒人願意帶走牠。

網子外，數不清的玻璃苗上下竄動，大海剛剛來到最豐饒的時候。



## 〈南國的盛宴〉評語

郝譽翔

這篇小說一如題目所點出來的「南國」，相當能夠呈現島嶼南方的在地特色和文化，從二仁溪的工業廢水污染、養殖漁業、捕魚的過程，乃至於期貨的炒作等等，生動而多元地鋪陳出一幅底層庶民社會的真實面貌。漁業乃是臺灣海島重要的產業，一直以來卻少見相關的書寫，所以本篇小說更是令讀者的眼睛為之一亮，雖然某些捕魚過程的細節，可再斟酌是否準確，但已經算是相當難得可貴。當前臺灣社會熱門的環保議題，也是這篇小說的主題之一，但卻處理得恰到好處，不會流於說教。作者不僅擅長描寫景色，幾個主要角色也塑造得相當飽滿，透過阿國和阿斌來突出漁業的困境與投機炒作的虛妄，而結尾的畫面尤其成功，充滿了寓意，而大海來到豐饒時刻的一場「盛宴」，竟也成為了生命貧瘠的最佳反諷。

小說組 | 佳作

—— 頭家嬖跑疏開 ——

嚴筱意



## 個人簡歷

---

嚴筱意，生於高雄。鹽埕國小，高雄女中，成功大學畢業。現居美國。1994 年赴美創業，鎮日與機器商業為伍，再抬頭，匆匆已 25 載。有感時光不多，2020 年毅然退休。

身體裡流著好奇的基因，讓我不畏嘗試新的事物，吃喝玩樂，旅遊，寫作，書法，畫畫，日子活得有滋有味。但最愛的還是讀書。從小最愛讀課外書，卻最怕作文課。自 2012 年起，才開始提筆寫作，不想從此愛上，一發不可收拾！

## 得獎感言

---

我總覺得，我們這一代是很幸福的，因為我的祖輩們以及父親母親，在那戰亂動盪的年代，一邊跑疏開，一邊尋生路。在顛沛流離之際，他們像把大傘，護我們周全，衣食無虞。

我的阿祖，人稱頭家嬤，是古代奇女子。她在艱苦中，也不忘記把日子過得有滋有味。我與她有 13 年的緣份。小時候有點怕她的氣場，卻在她離開 50 年後，在移民創業的路上，才知道她的不容易，才知道，我也流著她的血，卻不及她的萬萬分之一。

寫作時常常閉關六親不認，感謝健民的包容與鼓勵。感謝爽秋不厭其煩的校稿。感謝亮吟和韻涵重安夫婦，趕上截止日把稿子寄達。

感謝高雄市政府文化局舉辦打狗鳳邑文學獎，感謝聯經出版、聯合文學，感謝諸位評審委員，對我的肯定，祝我圓夢。

1941年三月，春末夏未至。日治時代的臺灣南部，打狗府鹽埕町市中心街上，一間獨棟二層洋房，門面不寬，後庭深邃。外牆一、二樓間的門楣上掛著一面黃木匾額，渾厚隸書刻著「玉屋布庄」四個大字，下面一行稍小字寫著旗袍、唐衫、西服、洋裝。正面四扇深棕色大門中間兩頁，被推往兩側，前店內左牆上釘著數條長木架，各種花色的布料一捲捲斜靠著。後舖一張大板案，老裁縫師，脖子掛著皮尺，手拿粉塊，眼鏡低掛鼻尖，弓身在西裝料上，彎尺畫記準備裁剪；後庭另一屋裡，靠牆兩臺勝家牌米興縫紉機，兩名小徒弟踩著拼接，看似西裝褲管；中間板案邊，三名女工拿針線縫製，有旗袍有洋裝，井然有序。

店門前，小院的左右兩邊紅磚矮牆，跟鄰店分界，隔而不離，一抬腳即可跨過。清水磚地面，一大早伙計洗地的水已乾得差不多。牆角有個手壓式水泵，旁邊一個大陶缸裝滿清水，一只淡黃葫蘆水瓢浮在水面。缸邊，一樹的白玉蘭花，藏在嫩綠葉中，兀自放香。

上午十點半前後，跛腳張仔挑著擔子進來，兩腳一高一低走著，扁擔卻能平衡不灑不溢，想是有些功夫底子。扁擔兩頭，前面木框圈住的小火爐上，一個圓深兩格鴛鴦桶，右格裝熱糖水，左格浮沉在溫水中的是粒粒透光夾心粉圓；扁擔另一頭，一只剝冰刀以繩子綁住，桶內一塊大冰。冰桶下面一落寬口尖底褐色陶碗。

跛腳張仔放下扁擔，吆喝一聲：「粉圓來咯……」

老裁縫聞聲，放下手上事頭，呼喚一聲，後面車衣工縫工，紛紛站起伸伸懶腰，笑談間陸續出來。每人跟跛腳張仔叫上一碗粉圓甜湯，或冰或溫或熱。大夥兒閒聊著，直接以碗就口，咕嚕喝掉，再各自到陶缸邊，拿水瓢舀水澆洗後還給張仔。這是「玉屋布庄」每天兩次的休息時間，上午喝甜水，下午吃鹹的，有人提著籃子來賣滷鴨脖鴨翅鴨血等。布庄老闆頭家嫗大度，任員工吃從不計較。待伙計們都喝過，陸續回去工作，頭家嫗才走出來，她接過跛腳張仔遞來的熱粉圓湯，拿在手中也不急著喝，與跛腳張仔閒話市況。

跛腳張仔日日行走街頭如混江湖，各路小道消息，對一般百姓只如謠言八卦，但用心的人常可聽出端倪，推敲出未來會發生的可能性。頭家嫗問張仔：「現在白糖多少錢一斤？阮查某孫愛吃甜，要買一點來炊甜粿。」張仔說：「現時什麼東西都貴森森，問題是再貴，有錢也沒地買。別說白糖，連粗糖都快買嘸囉。我聽地講，過嘸哇久，所有物資攏愛優先運回日本，供應給皇軍。咱以後買什麼都要用配給地。」

1895年甲午戰爭結束，清廷戰敗，簽訂馬關條約，將臺灣、澎湖群島及遼東半島割讓給日本，並同意支付相當於日本全年預

算四倍強的兩億兩白銀罰款。日本利用這筆財源大肆擴張軍備，也成為日後挑起對華戰爭及發動對美偷襲珍珠港戰爭的底氣。1931年日軍發動918事變，1937年發動77事變，對華戰爭全面開啟，一開始日軍進度迅速，但是隨著戰線拉長，時間拖久，後勤補給線捉襟見肘，造成本土物質極缺。1940年初，臺灣的主要農產品如白米雜糧，從自由買賣變成被徵收，按戶口實施配給制。到了1941年中，連魚、肉、青菜、油、鹽也列管，市面上有錢都買不到。

頭家嬤聽了跛腳張仔的話，低頭深思，暗自想著，布庄後進倉庫裡和自家庫房裡塞得滿滿的那些布匹，也許，先不用急著賣？

上個月星期某個晌午，「玉屋布庄」門口有人喚著：「頭家嬤，頭家嬤，我來看妳囉！」。三重埔沈記染整廠的老闆，笑容滿面地踏入店內，直接走到內庭。頭家嬤吩咐女工拿點心，自己燒水沏上新到的鐵觀音，招呼客人道：「沈老闆，來坐，喝點新茶！今日哪欸這罕行？有事派外務來就好。」兩人在八仙桌坐下，舉杯吹涼，聞著茶香，品一口回甘喉韻，才拈起綠豆糕、蜜麻花，笑嘻嘻地吃著，閒聊一會兒。沈老闆這才說明來意：「不瞞您說，實在是有事相求，我倉庫裡囤了好幾車布料，花式料身都很好。

但是這個時機，沒人想作衣衫，去化慢一點。業界通人知，南臺灣賣布，第一就是頭家嬤妳囉！妳的老師傅很會製衣衫，查某仔燕子年輕漂亮又會推銷。放給妳賣，我有信心。」頭家嬤欠身微笑道：「沈老闆，你不甘嫌！不過那麼多布，我手頭沒多少現銀，你知道我真不愛欠人錢，怕吃不下來。」沈老闆說：「頭家嬤妳一向信用好，我信得過。妳肯幫我吃下來，我就很感謝囉！不然，妳先拿，我年底再來結帳？」

沈老闆其實遇到困難，快要走投無路。他上次到日本買布料，順便進了一批箱包，因為不內行，判斷錯誤，囤在倉庫裡，送都送不掉。為了現金週轉，他只好把布料拿出來求現。可是跑遍全臺布庄，竟然沒人肯幫忙。

頭家嬤一向惜情，就說道：「那好吧，我盡力啊！你送貨來吧，記得打張出貨條。」過了幾天，沈老闆送了三、四車的布料來，有高檔花俏的也有素淨的一般布料。頭家嬤叫伙計點清收下，把倉庫塞得滿滿的都還不夠，連自己住家也騰出位置來擺。

頭家嬤回過神，對跛腳張仔說：「麻煩你下次幫我帶幾斤白糖跟紅糖來？多少錢無妨。連今天的一共多少錢？我先給你！」頭家嬤謝過跛腳張仔，轉身入內取錢。

頭家嬖，慣常穿著玄色唐衫寬裙，黑細髮網兜著低低的髮髻，臉上胭脂不敷，只有耳垂上墜著兩顆棗紅珊瑚珠子，給全身添綴點色彩。細看之下，眼神清和明亮，彎眉不畫墨而不粗，鼻樑直挺不漏孔，膚色白皙猶如少女，其實她也才三十許，只是早早當了外婆，又隻身經營生意，這頭家嬖的稱呼，叫著有些威嚴，倒是顯老了。

頭家嬖給過錢，又寒暄幾句，這才轉身要回屋裏，走到樹下，仰頭伸手，在枝間尋覓著玉蘭花，她要找的是花朵已成熟卻還未全開的，最是香濃耐久。陽光由綠葉篩過，斑駁深淺的金色圓圈，隨著枝枒的撥弄，映跳在白皙臉上。頭家嬖掐了三四朵，一朵塞在旗袍領襟裡，另外幾朵拿進去每日供佛，行過處，一縷縷香風。

跛腳張仔蹲下來整理擔子，臉斜斜朝下似在看地，眼角卻沒移開過那片跳動的光點，旗袍襟口那朵玉蘭花，正是風味濃醇，飽滿成熟得恰恰好，一如這女子。跛腳張仔的心思跟著香風一路，直到進入內庭，看不著了，這才緩緩直起身，挑起扁擔，轉身離去。這個女子，乍看不艷麗，卻有股內在的認真善良，深緣耐看，宛如藏在枝榭間的白玉蘭，香濃久久，聞過便記在心裏。

頭家嬖，原艫艫人，年幼家貧，七歲即被賣為童養媳。她每日早起，為一大家子洗衣劈材燒飯，初轉少女便被送給長子圓房，生下一女後，夫婿即四處冶遊不返家。她雖不曾上學，心思卻聰



明。每每看夫婿吃喝無度，婆婆刻薄，叔嬸待她如奴婢，她不懂，同是人哪，為何自己竟不如他們？那日婆婆又打罵怨她生不出男兒。她咬牙切心，隻身背著女兒燕子，心裏的哀怨有多深，腳步便得走多遠，由臺灣頭坐著火車，一路逃到最遠的終站，重新開始。

到了高雄，她靠著一手好針黹，在高雄市熱鬧街上的一家布莊，作旗袍盤扣縫工來養活自己。裁縫店裡，諸多縫工，盤扣最是費時費眼的難縫，慢工細活，針腳得密而隱。那時縫工多是論件計酬，大家都搶縫長衫洋裝而不願作盤扣。新來乍到的她，把女兒燕子以包袱巾兜在背上，別人不要的活，她都接來做。一針一線一盤扣，細細縫來，一扣一文錢，每文錢都存著，捨不得花，其他工人總是笑她：「一文錢打 24 個結。」

一天，布庄門口人聲嘈雜，兇神惡煞的幾個流氓追討老闆的賭債，鬧到店裏。老闆情急之下，知她有積蓄，央求她將店盤下來，駐店裁縫師傅及縫工均異口同聲支持她，她將店名改為「玉屋布庄」，就此當上頭家。她原來當過下人，將心比心，對伙計極為寬厚，店小溫馨，員工和氣，口碑自然好。

跛腳張仔，如同鹽埕町衆多追逐的眼神，雖有愛慕，只敢遠觀。他挑著扁擔，慢慢地走。想著去那裡買多一點白糖、紅糖，啊！還有，要去找些糖粿仔，圓圓的糖球裡面包梅子，酸酸甜甜的，

在嘴裏一粒可以含好久，頭家嬖的孫女阿梅最愛吃了。他想著不禁微笑，一高一低的腳步加快，扁擔的桶裡，糖水晃動著聲響。

頭家嬖回到屋裡，拿個青花瓷淺碟，注滿清水，玉蘭花放入，放上供桌，雙手合十，朝菩薩拜了拜。轉身喚上老師傅，拿鑰匙開庫房，兩人先把每塊布料剪下5寸長、3寸寬，按照旗袍西裝料，分別釘成幾本料樣。再挑了幾塊比較新潮難賣的料子，裁製幾身旗袍洋裝。讓燕子每日梳妝點胭脂，變著花樣梳頭，把五福路新樂街當成「玉屋布庄」的伸展臺，日日換新衫，一圈圈走下來，自有愛美的女人紛紛來問。燕子也是一流推銷員，她知道每個人對花色的喜好，拿著布料樣本，跨遍大戶人家的門檻，絕對不會空手出來。量身單拿回來，和頭家嬖看著日本時裝雜誌，設計出不同滾邊對併配色，不管窄身旗袍還是時髦洋裝，每件都是特製。確保每位富家奶奶少奶奶千金小姐都穿得高尚唯一。「玉屋布庄」的幾位師傅忙了個把月餘，一些高檔新潮的布料去化掉大半，還順便接了一些西裝長褲定單，獲利還不少。

這時頭家嬖才讓伙計到街上，假裝無意中漏口風，手中進了好些布料。同行布店先頭看到燕子走秀的衣服花色很是新穎，心動想跟風，便過來看貨，但是看歸看，卻沒人買。原來，有個黑道大哥夥同幾個同行老闆，之前已經串通好，放話出去，聯手不

可幫沈老闆，要等他撐不住，狠狠地壓價，吃下他的染整廠。他們原本沒把頭家嬖看在眼裏，心想生意場，喝酒應酬爾虞我詐，是男人的世界，一個女人有什麼能耐，如何能參合？沒想到頭家嬖竟有膽全部吃下，破壞了他們的計劃。大家氣憤之餘，無不冷眼訕笑，等著看她週轉不靈。不想兩個月後，市面上氛圍大變。出現很多人大肆採購。

日本本土因為戰爭，糧食嚴重短缺，所以大量印出『百圓券』派很多人來臺，大量採購。導致物資供應失衡，物價連番上漲，一日三市，紙鈔貶得厲害，商家寧可囤貨惜售以保值。同行的布庄都紛紛拿現金來批貨，頭家嬖以三倍到十倍的進價賣掉大部份庫存。為了怕紙鈔貶值，頭家嬖早把賺的錢都換成金塊。就這樣，頭家嬖扎扎实實的賺了一大桶金。

十一月底，沈老闆再走訪「玉屋布庄」，頭家嬖拿出貨單上雙倍的貨款要給他。沈老闆堅決不肯：「頭家嬖，嚙囉！咱們講好多少就是多少。你賣多少是妳的本事，我不可多拿。」頭家嬖不好意思，又用新價錢跟他訂了一批貨。

通貨膨脹的市場中，幾家歡樂幾家愁。普通人家每天上市場，糧食少，錢更薄，全家如何吃得飽？市面上瀰漫著一股不安之氣，情緒隨著深秋的太陽，一日涼過一日。頭家嬖的店門還是開著，

生意清淡，大家坐在前庭聊天的時間多了起來。跛腳張仔還是日日挑著擔子來，每天給頭家嬖帶來外面消息：「最近鋁場和第六燃油廠，燈火通明日夜加班。」

「聽講，岡山航空訓練所那邊，每日飛機起起落落。」

「昨天，哈瑪星碼頭，封鎖起來不讓人過，一堆木頭箱子，準備上船，看起來像是軍火補給，是不是要開戰了？」

大家猜測，人人沒答案，心頭隱隱不安的情緒，如港邊的海水，騷動拍岸。隨天氣愈來愈冷，玉蘭花季已過，花香不再。

十二月，收音機裏以日語茲茲響的報導著興奮：「皇軍突襲米國海軍基地珍珠港，重創敵軍八艘航艦，三艘巡洋艦，三艘驅逐艦以及三千多人傷亡。」「皇軍南洋首戰大捷，英勇皇軍一舉拿下菲律賓群島」「皇軍再攻下馬來半島、荷屬東印度、關島、英屬婆羅州、香港以及俾斯麥群島……」

前方連連捷報，街頭慶祝鞭炮聲不斷。頭家嬖的心底卻陣陣驚恐，她尋思：「皇軍這幾年已經打了中國，現在又打米國，又打下那麼多南洋島國，軍備糧食供應不上，物價又要漲？現在生意已經不好，物價漲又買不到米糧，怎麼辦？」又想：「米國只一個珍珠港，就有那麼多軍艦人員受損，應該也是大國，平白無故被打，怎麼能不反擊？」

美國正式對日宣戰。1942年，六月，美軍於中途島戰役大敗日軍，計劃攻占菲律賓群島和沖繩島再攻入日本，對臺灣採取跳島策略，只轟炸空襲而不佔領臺灣。打狗港是工業及軍事設施重地，又位於美軍轟炸菲律賓的航線中。美軍進攻菲律賓返航時經過高雄，如有餘彈就順便投下，因此受到轟炸次數最多。根據美國第五航空隊的記載，美軍在高雄投彈達2559噸，為全臺之最。受創最重的地區集中在市中心的鹽埕町、哈瑪星港口一帶。

1943年，二月，城街冷冽，天空黑沉。鹽埕町一間小屋裏，小蠟燭微弱的燭光跳閃著，所有窗子用黑布封得嚴實，確保再些微的光，也透不出一絲。「嗚、嗚、嗚」，空襲警報響起，自遠而近，響在夢裏、胃裏，揪著、壓著。年幼的阿梅睡不安穩，只覺尿急，卻四處尋不著尿盆，耳邊聲音響起，「阿梅、阿梅，緊起來，空襲囉……緊起來！跑疏開囉！來去避防空壕。」乍驚半醒間，褲子一股濕熱。阿梅連著棉被，被頭家嬖抱起。頭家嬖甩起包袱掛在右肩。包袱內是預先準備好的水壺和乾糧，跟隨保正（里長），和鄰居依序小跑，躲往堀江町小學防空洞。

飛機來襲，一日數起，警報聲不時響起。居民一聽到嗚哦長嗚聲，就近跑疏開到防空壕內躲避。跑疏開：逃跑、疏散、離開。人的一生，如果家鄉安定，誰不想常守？但有難來臨，或天災或

人禍，難免被迫遷移。

那日，幾個伙計躲完空襲回來，大家商量：「頭家嬤，這時局愈來愈壞，阿督仔（美國人）的飛機日日照三頓來轟炸，鹽埕離港口近，隨時會中彈，時時跑防空壕也不安全，咱們不如疏開來去咱嘉義草地避一陣子？」

頭家嬤多年前在嘉義鄉下買了一塊地。當燕子年幼時，有人跟頭家嬤說：「燕子如果出嫁，妳一個人孤孤單單的，等死了後，又無人照看香火，豈不成孤魂？」頭家嬤想想也對，遂經中人牽線，到嘉義鄉下，領養五歲阿保為養子。阿保生父張阿炮，賺錢不多，小孩倒是生了八個，餵不飽啊，只好把阿保送給人養。阿保命好，來到頭家嬤家。頭家嬤原本要送他去學機械，不料阿保對裁縫有興趣又有天份，跟著老裁縫師學得一手好功夫，尤其旗袍，剪裁得曲線立體，連老師傅都自嘆不如。

照說阿保被領養後，本不該與父家再有連繫，但是頭家嬤聽人說，張阿炮家生活還是挺拮据，便三不五時，差人送去錢糧衣物接濟。有一天，頭家嬤前夫家的小叔，因病驟世。夫家長期坐吃山空，已被敗光。小嬸聽聞她在高雄營生不錯，也顧不得以往的嫌隙，帶著三子兩女前來投靠。但凡性情寬厚的人，對悲苦的回憶，總是健忘多於記恨。頭家嬤看著小嬸面容憔悴，一家人衣衫襤褸，想到當年自己的辛苦，心生憐憫，便收容全家暫住。又

叫中人在嘉義阿炮家附近，買了一方農地，讓小嬖帶著小孩，過去自耕自住，順便僱用阿炮家的幾個男丁，既可自給自足，又可照顧到阿炮家。幾年下來，兩家人都安頓好，頭家嬖也就不再用時時接濟。

此時伙計們提到要逃避戰亂，自然先想到嘉義鄉下阿炮家。頭家嬖雖說一介女流，一旦主意拿定，個性果斷，行動力快速。她分別叫來伙計，一一吩咐工作：

「你去找跛腳張仔，麻煩他到黑市多買些糖、鹽、油、麵粉等。」

「你去漁市買魚乾魚鬆鹹魚，虱目魚秋刀魚都可，要夠鹹才好放久。」

「找屠戶，有醃肉肉脯也多買些存起，至少要夠半年的量。」

「還有庫存的茶葉布匹裁縫工具等，一一點清打包，想辦法雇車送往嘉義。」

配給時期，肉、魚、糖、鹽都是管制品，主要上繳給日本官員軍人，臺灣百姓每月只配給得幾兩。但是愈是戰亂時期，愈是有人發財的時機。戰事一起，稅務稽查寬鬆，有錢有門路還是可以買到配給品。伙計分頭進行，諸事看似簡單，其實緊張。警報聲中，街上人車杳然，後巷暗街，則是腳步雜沓。糖鹽油，鹹魚肉脯，什麼東西都有個價。黑市交易，還要提防有人密告、黑吃

黑。而有些東西除了付高價，還得託關係，比如火車票。頭家嬭自己去請保正幫忙，設法搶買到嘉義的火車票。頭家嬭，平日待人寬善，這時候都派上用場。

事情交待清楚後，頭家嬭自己，不疾不徐，梳裝整齊，到新樂街珍寶銀樓找老夫人串門子話家常。她喝著茶，說道：「燕子和夫婿去青島了，我今天剛好有空，順便來看看妳。」又道：「唉呀！妳那耳環真好看，跟玉鐲配成對，我真是喜歡，你割愛賣我可好？要不，就用上季衣衫帳款，打點折作價相抵。」頭家嬭沒讀過什麼經濟學，但是她知道戰亂時期，物品一日三市。紙幣上印的人頭，再是尊貴如天皇，也買不到一碗飯，只有黃金珠寶輕小易藏，不會貶值。就這樣，頭家嬭走了一圈客戶，換回一小包金銀細軟，貼身藏放。

愈是危機中，愈能見能力。頭家嬭身處亂世，卻能指揮若定，張羅一切細節。整個的戰事混亂中，彷若一套頭家嬭編撰出來的劇本似的，在她指揮下，有條不紊，一一進行。

那日跛腳張仔又來小院子裏，扁擔中塞滿糖鹽麵粉，臨離去時，頭家嬭又拜託他一件事。頭家嬭的另一件心頭大事，是女兒燕子與夫婿陽青，半年多前至東三省日本佔領地，拜會當地往來



的報關行。起先還有電報報訊，不想戰事激烈後，音訊全無，至今已失聯半年多。孫女阿梅天天前往電報社，卻等不到一言半字，東北各往來的報關行也說沒看到他們倆。頭家嬖憂心忡忡心急如焚，擔心再等下去，若連鐵軌都被炸斷，就走不成。不得已，頭家嬖拜託跛腳張仔，每日去哈瑪星的事務所走一趟，必須親自看到他們才能傳話，讓他們到嘉義張阿炮家。

五月底，疏開至鄉下的準備事情大致辦妥，頭家嬖叫來伙計，有家庭妻小的，每人發一筆錢，暫時遣散回家安頓。留下兩個年輕單身的，準備雇車隨後押貨到嘉義。頭家嬖站在「玉屋布庄」前，看著四扇木門關上落鎖，心中感嘆，不知何時才能回家？回得來嗎？再回來市況又如何？她領著孫女阿梅，兩個伙計挑著行李，坐上火車到了嘉義。車站外，小嬖的兒子，已等在牛車上呼喚著，大夥兒坐上牛車，一進小嬖家門，事務所發來好消息：「燕子陽青平安返」，頭家嬖揪了幾個月的心，這才放下。

張阿炮家裡十來口人，擠在三房一廳的小屋裏，原已擁擠拮据。為了接待這群來自城市的貴客，硬是空出一個小房間，給頭家嬖和阿梅住。兩個伙計則安排跟鄰家工人住。

七歲的阿梅，梳瀏海頭，穿著日式洋裝，站在豪宅客廳內，好奇地四處看著。掛著蜘蛛網的神龕，彫花條窗透入的陽光，照在供桌厚厚的灰塵上，阿梅拿手指劃過，露出深褐色的木紋，灰

塵揚起，點點飄浮在陽光裡，阿梅順著陽光飄浮的方向，抬頭看去。窗外，幾個灰衣土褲的小孩子，擠在門縫窗花間偷看，他們沒見過城裏來的女孩，穿著什麼樣的白裙，皮膚那麼白皙，衣服那麼光鮮。他們後面的孩子看不見，拼命往前面推攘，這一擠，有人跌趴下去，把大門推開，撲了進來。膽子小一點的孩子一哄而散，留下幾個被壓在下面的倒霉鬼跑不掉，和幾個膽大的留著不走，臉色漲紅地看著阿梅。阿梅從小跟著頭家嬤長大，學到大方慷慨。她笑著招呼小孩都進屋裡來，把帶來的糖粿仔、爆米香，分給大家，一下子分吃光光。小孩子熟得快，每日來約出去玩，她把洋裝裙子脫掉，換上黑布粗褲布鞋，和那些孩子，一起到田裡焗土窯烤番薯，爬樹摘芒果，到圳溪去摸蛤仔，沒幾天，人曬得紅黑壯實。

燕子和陽青一回高雄，得到消息，動作也快，馬上透過青菓社，安排兩部貨車，將買來的魚肉糖鹽等食物和茶葉烘茶機裝一車，布料太多單獨裝一車，蓋上綠色帆布，隨即啟程。為了怕被轟炸，他們不敢走縱貫省道，而是繞著鄉間小路走，一路走走停停。第二天走到臺南縣郊，因為離市區太遠，聽不到空襲嗚嗚警報聲，只聽到轟炸機群轟轟飛過。趕緊躲到甘蔗林裡。躲了很久，他們看天色已晚，人也累乏，晚上就睡在密密的甘蔗林裡。沒想到天色尚未全亮，又一波飛機飛過，一顆顆炸彈落下，炸彈命中

糖廠的酒精提煉廠，大批的酒精四溢，加上易燃的甘蔗林，大火一發不可收拾，燒毀了大片的甘蔗園，也波及了那輛裝食品的貨車，頭家嬖費盡心力在黑市買來的魚肉吃食，付之一炬。他們四人飛快跳上靠路邊那輛裝布的貨車，在濃煙密佈中，摸瞎開著，僥倖逃出。

頭家嬖等了又等，終於聽到庭外有貨車撲撲的聲音。大家眼眶泛紅，歷盡滄桑失而復得的團圓，更是珍惜。

他們一家五人加上四位伙計，馬上面臨住的問題，頭家嬖看著破舊擁擠的住房，真不是辦法。她跟陽青說：「你去外面找找看，有大厝要賣沒？找一間大一點的。」戰亂一起，沒錢的人只能留守家園，有錢人家總是倉皇撤離，任憑豪宅大院，高樑大柱再堅固，紫檀神龕再大尊，也帶不走，保不了命。所以棄守的屋舍，到處都有。

陽青向阿炮借了一輛單車，踩著上街找住所。過了兩天石陽青回來，是嘉義新港鎮古民庄，有一個大戶人家已搬遷，留下五房三廳的四合院，連同傢具，索價三百元。頭家嬖立刻讓陽青踩著單車，坐在後面，磕磕顛顛地去看豪宅。頭家嬖一眼看中，房間夠多，前庭敞亮，後進倉庫也夠深，當場付現金買下。第二天，阿炮家的工人趕了兩輛牛車，浩浩蕩蕩地搬入，二個伙計把帶來的布料，塞滿後進的大倉庫間。頭家嬖帶阿梅睡一房，燕子夫婦、

阿保夫婦和四個伙計，各睡一房，剩下一間當客房。一直忙到傍晚才算妥當，阿炮老婆送來一些米和鹹菜地瓜青菜，煮了一鍋蕃薯粥，大家喝著熱騰騰的蕃薯粥，雖是鄉下窮人家的日常吃食，此時吃來卻如珍饈。胃暖了，心也才安定下來。

安頓妥當後，頭家嬖想原來買的食物都沒有了，一大家子都要吃飯，得想想辦法。她觀察了一下，村子裏的莊稼人，為做事方便，通常不穿洋裝裙子，而著穿粗布上衣寬腳褲。喜慶時穿的漂亮衣服比較少。倉庫裡的布料在城裏人看算是中等，但是在鄉下地方也算是高檔稀有。她讓陽青去尋個大板子，在豪宅埕前，支起晾衣服的竹竿，剪一些大紅大綠的亮麗布料掛上去。一時間，整個古民庄像是元宵節一樣的喜慶熱鬧。燕子拉來門板，搭個枱面，把一匹匹布料分類排好。

阿保騎單車，到附近村裏、田間吆喝：「來啲！來啲！來看看大都市來的花樣布料。作衫作褲，攏免錢！」

大埕前，高帥的陽青站在矮凳上，講得口沫橫飛，他口才本來就好，逗得那些大姐大嬖們笑咪咪的：

「臺北來的漂亮花布，料身很細，先來先挑，慢來就揀剩的。」

「一件上衣用料四尺，換一隻雞、鴨、鵝。一條長褲用料七尺，換一斗米、或兩斤豬肉。花布加一倍。」

「不要緊，現在不用付，記帳就好，以後慢慢付。」

「要作水衫旗袍也可以，阿保大師傅也可幫你量身裁剪，縫製工錢另外算，用青菜、水果、雞蛋、鹹蛋來抵也可以。」

女人自己治裝，順便也幫男人小孩把上衣長褲也備齊了。

那整個星期，古民庄招來前所未見的景象，大埕前開起布庄，村民大排長龍，伙計們已先用碎布頭剪成長短條，上面寫著七或四。阿保在旁記名字發布條給排隊的村民。女兒和伙計，雙手拉布，一折一抖，一剪劃去，或四尺或七尺，乾淨利落，憑布條發料。阿梅則把收到的鷄鴨蔬果雞蛋，一趟趟往裡搬。大多數的米糧，頭家嬖不急著跟村民收，只記帳等以後需要時再慢慢去取。就這樣，一家人住在古民庄的日子，每星期都有新鮮的米菜可吃。

頭家嬖笑咪咪的，坐在後面的高椅子上，看著埕前的人，排長隊，挑布樣，興奮地量身作衣衫。她像個大牌導演，手執話筒，一聲「開麥拉！」，執導著人生的大戲。頭家嬖，簡簡單單地一動腦，就把一家人吃的用的，全照顧到。他們跑疏開到古民庄的二年半裡，都沒餓過肚子。

最快樂的要算阿梅了。頭家嬖堅持阿梅上學不可間斷，她每日和鄰村小孩走一個小時的路去上學，路上偶爾遇到空襲聲響起，便趁機躲防空壕，不用去上課，嬉笑像似扮家家酒。她學鄰居小孩，爬樹摘芒果、下田插秧、山坡放牛、踩水車、打稻穀，用打下的粗糠餵鴨鵝，到圳去摸蛤仔。頭家嬖還教她：薤菜梗 3

寸插地成行，地瓜切取芽眼埋入土中，只要澆水除蟲，定能收穫。凡事，自己能做就不會受制，肯做就不會餓著。

古民庄的日子，與外界隔絕，不聞砲彈聲，遑論漢魏晉。隨著日月起落而行，順著廿四節氣而作，無時鐘，卻有序。日子悠悠，依稀世外桃源。

1944年六月，跛腳張仔又送補給來古民庄。離開高雄時，頭家嬭把「玉屋布庄」交給跛腳張仔照看，也交待他如果有買到黑市的糖鹽麵粉，就送來古民庄。這次跛腳張仔還帶來一臺無線電收音機，這樣頭家嬭就可隨時聽到外界消息了。吃飯時，跛腳張仔照例講些街坊鄰居的事：「那天聽人說，新樂街珍寶銀樓的外甥仔，前陣被徵召入伍，聽說送去學開飛機，可憐家裏老奶奶哭得肝腸寸斷，單傳的孫子呢。真是了然哦！」「皇軍戰況看來不大好，戰鬥機以前都是日本人才學得的，現在連十四、五歲的臺灣男孩也招募。」

七月底，日本啟動自殺式神風特攻隊。頭家嬭聽到消息，不禁想到珍寶銀樓的外甥仔，擔心他凶多吉少，可憐老奶奶怎麼受得了。

1945年八月十五日，收音機裡傳來好消息，日本天皇宣布全面投降。古民庄一片鞭炮聲。頭家嬭告訴阿梅：「疏開結束了。」

我們可以回家了。」

頭家嬖把古民庄的豪宅以六百元賣了，順便裝了一車白米青菜雜糧木材，又叫阿炮家去農家買了兩籠雞鴨，一起帶回高雄。她知道大家都回高雄，菜價一定比較貴，也許還會買不到。先準備著，沒壞處。聰慧人，愈在亂世，愈見巧思。頭家嬖這個奇女子，在動亂時，總是先想到吃食，提早籌謀，保護全家免於挨餓受凍。

1945年，九月廿日，大清早，時令中秋，空氣微涼，鹽埕町市中心街上一間獨棟二層洋房，可以看到新修砌的牆面，一、二樓間原來掛著「玉屋布庄」招牌處現在空著，新的招牌還未到。前庭，地面的清水磚重新鋪過，矮牆也已重新砌好。昨天，跛腳張仔挑著兩年多沒用的扁擔，帶來一大鍋糖水粉圓。同時也帶來好消息：「珍寶銀樓的外甥仔也回來了，他受訓時受傷斷了一條腿，不能開飛機，卻因禍得福，保住性命。」

頭家嬖想：「人活著回來就好。真是好！今夜中秋暝，燕子阿保他們還有伙計們都會回來，大家在前庭搭長案，擺上飯菜，過節賞月。一堆人多熱鬧啊！真是好！」跛腳張仔當然也一起請來，頭家嬖想讓他開個甜湯舖，夏天賣冰的、冬天賣熱的，粉圓粉粿仙草紅豆湯花生湯剉冰熱湯。老是挑扁擔走街串巷太辛苦了，疏開期間多虧他照看，吃人一兩也要還人一斤，現在該頭家

嬭回報。

趁著日頭還不太炎熱，頭家嬭帶著阿梅，把一棵小小的玉蘭花樹苗，栽在角落。陶缸早就沒了，換上一個木桶，水泵還在。只要人在、水在，樹會長大，玉蘭花將再盛開，濃香久久。



## 〈頭家嬖跑疏開〉評語

鍾文音

這篇小說的人物生動，敘述細膩，文字也頗精緻，尤其是藉由一間布庄，帶出日治時代的生活細節。

人物以玉屋布庄的頭家嬖輻射出跑疏開的情節，貫穿頭家嬖的人物一生是小說的核心，彷彿這個頭家嬖無所不能，這個無所不能的樣貌形塑，讓人想起一個經典人物日本的阿信。另外幾個環繞頭家嬖的人物也讓人印象深刻。

日治時代的題材於今似乎受到寫作者的注意，重返那個時代必須注意時代的氛圍與語感，而這篇是有自覺的。

唯獨這篇作品的時間以線性年代一路而下，將幾年光陰壓縮在短篇小說，不免有框住了歷史之感，且感覺未完成。以至於感覺這篇小說的幅度似乎是從中長篇裁減，而使得情節快速飛奔，形成結尾的嘎然而止。

除此，這篇小說非常順暢，文字淡雅，情韻很足，讓人彷彿跟著頭家嬖進入昏黃的舊時光。

小說組 | 佳作

---

# 溫度

陳育萱



## 個人簡歷

---

彰化人，東華大學創英所畢業，曾於南方蟄居七年，創辦「鼓在文學的風上」偏鄉閱讀服務計畫。目前執教於彰化高中，共同策展卦山力藝術祭，合作地方誌《炯話郎》。著有短篇小說集《南方從來不下雪》、長篇小說《不測之人》，散文集《佛蒙特沒有咖哩》。曾獲時報文學獎、林榮三文學獎、文化部藝術新秀與美國佛蒙特藝術中心駐村作家。詩、散文、小說作品刊載於《週刊編集》、《印刻文學生活誌》、《聯合文學》、《幼獅文藝》與各副刊。

## 得獎感言

---

離開南方是 2017 年的事，但迄今人與事的溫度俱在，於是時時折返，不以為倦。

今年打狗鳳邑文學獎給予一個絕佳機會，讓我在有限的時間裡，藉著小說重回南方懷抱，並正巧知曉那將是芒花漫地的時節，隱隱呼應了小說主角佇立的場景。

我很感謝。

# 1

藍與粉紅的幾何圖形，從大拇趾開始切割，再從腳掌輻射散開。依稀看到鏡子中的人影，卻一瞬間感覺視線模糊。

牙刷旁的牆壁爬過一群螞蟻，沿著磁磚縫隙，飛快急躁。腦中不自覺冒出醫生略帶嘲弄的口吻，這不是飛蚊症啊小姐！

她把牙刷伸進口腔，抗衡喉嚨深處的腐臭。這是近月來發現的事，簡直如同內臟衍生腐壞，刁蠻地依附在她那濕滑的咽喉。但若抽出牙刷仔細一嗅，卻又什麼也沒聞到。

窗外陽臺閃進一隻珠頸斑鳩。

幻覺一般，斑點越是細小，她就越容易想起久遠的記憶，勾搖滾動著潮褪的岸頭，暗面一般的，使人微微低下頭去的場面。

手臂上的細點，小小壓抑的破碎聲，轉眼散彈到視網膜上，令人必須緊緊閉上雙眼。

「有人嗎？有人嗎？」扯開嗓子的問句丟到夢境裡，龐然而面無表情的惡鬼們擠在窗口，對屋子裡大喊。青綠得像未熟芒果的顏色，鳳梨皮一般的皮膚。

三流的恐怖電影。

漫天粉末撒向天空，天空又低又薄，很快就染成一大片複雜的顏色。好燙！背部沿著頸部直到整個頭都不像是自己的，熱到極點的瞬間，她看見自己的頭，那樣溫柔又那樣可恥地跟一團大

火熊熊起舞。在急促的換氣中，火吞吃了所有能夠呼吸的可能。她拼命地拼命地邁開腳步，想追隨前方的長髮的女人。

不遠處就有安全的地方。

是誰？是誰告訴她的？

一眨眼，刺眼的煙霧滯留，從每個隙縫鑽出，全境擴散，再沒有任何事可以阻止……。

她變成了它，尖銳的笛聲讓場面一度混亂。她對自己吹氣，瞬間，醒了過來。

奪！奪！奪！

木門的敲擊聲讓她下了床，她用拐杖撐走到窗邊。窗外天色昏暗，時間未明。

開門，郵差遞來掛號信，「小姐，請簽收」。

郵差騎車離去，她拿著一箱包裹站在原地。信封上沒有署名寄件人，這使她呼吸不穩。

謝茹君，姊姊的名字在重新烈起來的日光下看起來，筆劃之間乖張疏離。她拄穩拐杖進屋，屋中溫度與外邊截然不同，渾身隱隱作癢的事實，讓她深吸一口氣。現在，她動作遲緩得多，花了比預期更多的時間拆封。她想起已經過世的阿嬤，老朽到極點時，就像一顆乾枯懸在枝頭的果子，每有風來，核心龜裂的痕跡又悄悄爬出一道。阿嬤麻布舊衫下的皺褶深入皮肉，外邊細微的變動，裡面就可能傷筋動骨。

她曾經攙扶著那道遲緩，可走著走著，阿嬤放在她掌心的力道就消失了。抬頭一看，阿嬤不知何時輕飄飄地飄浮在半空，跟種在屋子旁的木瓜樹一般高。

「阿嬤，緊落來！」她喊。

沒有任何表情的阿嬤，彷彿身在光罩。頭髮落得乾淨，衣衫慢慢縮小，直到身如嬰兒。在一個呼吸間，雲層矮過阿嬤。那刻起，阿嬤就不在世間了。

她一路哭著，把這個故事告訴還沒離開的父親。再大了些，告訴她的男朋友。不過，很少得到專心的回應。那像是臉書的一個讚，或是，喔。

浮萍遮光的小水池，一隻落單的赤蛙，一群沒有人看顧的卵。濕潤的皮膚遭到乾癟的酷刑，這不是一種意外，是一種命運。一年前，她接收了一張票。扁平的紙片，光澤感十足，上面的數字正好是輪休日。

善意的禮物，她接過同事因急事而不能去的入場券。同事笑著說，「送妳，玩得開心喔！」

臨時的加班讓她來不及回家換裝也只跟男友在線上提了一下，於是一身套裝來到現場。近晚的樂園，她感受水珠四處噴濺，伴隨陡升陡降的尖叫，有一張偌大而沁涼的網，罩住整個會場，每張臉都漾著薄薄的水氣，光滑青春；來回走動的腿，繃得像是叢林裡的動物，散發野性的瘋狂。

DJ 不時調快的音樂讓人不管有沒有喝酒，都能在拍拍分明的節奏中，找到頓點，跳在每個記號上，跟著臺上主持人倒數。

數字的意義，就是要所有人一起確認驚喜，五……，她看到臺上舉起鋼瓶，自己的腳掌則被淹在張狂的色彩中，微細的粉末，四……，比基尼辣妹在她身後跳著，推了一下她的肩膀，三……

嗨，妳也在這喔？

好久不見！怎麼今天有空來參加？

互相問候讓她錯過最後的倒數。可是又有什麼關係？她湊近，想聽清楚對方的聲音。

忽然間，灌入耳朵的如同猛烈大水，震得她耳膜發疼。她在嗡嗡作響的狀態中，看到舞臺進入一圈駭人的火光中。

她看著赤焰很快地伸出暴躁的手，將十倍驕陽般酷烈的熱度瞬間投入遍地的塵粉，何其詭異的特效！她一口氣沒喘上來，就發現自己無法呼吸了。這讓她痛苦地蹲伏著，在這時刻，大地震動，所有站立的雙腳都被焦慮與恐怖驅趕，沒有一對腳停在原地，甚至，踢了她好幾下。

她勉強站起來，世界宛如一個巨大灰黑的帳篷，使她暈眩的是停留在半空中瘋狂飄盪的粉塵。煙霧掃過來，竟然會痛！愣了一下，發現屁股和後腿都燙得不得了，灼得發痛。在她附近的人們開始尖叫，聲嘶力竭毫無保留，明顯帶著無比痛苦的聲音。她用眼睛盡量辨識，發現那是火！狡黠藏在煙霧中的火舌，不知何

時已肆虐在每一吋她見到的，皮膚。

有人抱著頭，火吞吃著頭。有人驚慌地用手拍打身體，手掌引起火的興趣，於是連手也燃燒了起來。

救救我！她在心裡喊。不知不覺，她發現自己在某個瞬間已喊出聲來。她朝著不知名的方向衝過去，沿途都是人與火舌的戰鬥。咚！她跳進水深及膝的池子，還撞到了其他人。她以手揉開雙眼，池子內早已或坐或站了好多人。

彷彿被抽乾的空氣，只見所有人瘋狂地咳嗽，一邊用手沾水，絕望地潑自己。一股極令人反胃的氣味瀰漫開來，宛如攔在垃圾堆的所有髒臭之物，在高溫下，釋放令人沮喪的祕密。

快停下來！她喊了一聲，可是被粗糙如石的聲線嚇一跳。連走一步都痛苦不堪的呻吟聲，越來越刺耳。其他人也跟她一樣，發出類似的聲音。

從池子四周望去，從灰濃暗霧穿出來的是手，有時候是腿，軀幹在之中時隱時現，掙扎著。粉塵包著火，悶烤著所有移動的影子。

連影子都不放過啊……，她躺下來，意識好像到了另一個地方。

無論再過多久，她都不願意再想起來。

在沉沉失序的世界裡，她不知為何能從地上爬起來，雙腿有了力氣，跨過，再跨過，她把風甩在後頭。



風在身後吹出火來，毛細孔束緊，每一步都千鈞一髮。  
她的前方一片黑暗。

## 2

茹君，電話轉給妳囉！

櫃檯後方的小居壓低聲音，她曉得這是惡兆。

她是葉主任的心頭大患，沒有人不知道主任巴不得她趕快辭職。在分區的業績中，她待的這間店始終沒有成長。

「妳打算怎麼增加業績？」

她想好了說辭，但主任肯定不喜歡，於是她閉嘴繼續聽。

「有沒有想過，跟其他同仁效仿一下？」他露出招牌牙齒，幾年前是黃的，現在是白的。他不知聽了誰的建議，去做了牙齒美白。

讓茹君不寒而慄的原因是主任很像一種動物，海獅。

老態龍鍾的樣子從很年輕就開始了吧？擺在桌子後方一排照片中，有張是接受公司表揚的照片，他笑得下巴的敦敦肉塊都擠出來了。可是，她知道主任的臉書一上傳個人照，下方就會出現一串不實留言。

帥氣！

主任，工作這麼多年還是凍齡耶！

她沒加臉書，謊稱自己沒在使用，不過偶爾會從同事那裏偷

瞄一下。

主任逕自起身，淺藍色的襯衫繃得很緊，她不想注意，但他的肚子幾乎可以放上桌面。

「妳試試看，把我當作客戶。」

她不作聲。

「妳現在試試看！」他加重的鼻音，顯示他確實瀕臨怒氣邊緣。

她挺直腰桿，流利地背誦，不，幾乎不算背誦了，她自然地道出一間房子的賣點，採光、交通位置、公共設施、周邊效益。毫無疑義，她知道自己準備充分，隨時都可以帶客戶去看房。

茹君猜不出主任臉部表情透露的訊息。海獅就是這樣吧？乍看是溫順的動物，在陸地上龐大而遲緩，但一躍入海中，游得飛快，善於潛水，敏捷效率地獵捕魚，追逐烏賊。

他是獵食者。

選擇沉默的後果，主任碩大的身軀靠近她，像一隻真正的海獅要上岸。她調整了胸前的名牌，繞身轉到桌子的另一頭。主任的眼神定住不動，他的上半身頓時給人一種懸空的尷尬感。

頻繁敲門聲總在她進辦公室後銷聲匿跡。她以為是巧合，卻逐漸認為這是安排。她踩穩腳跟，低頭鞠躬慢慢後退，這樣不顯眼，也不容易惹他發怒。經過清一色土黃的沙發區，她確定自己安全了，才俐落轉身說了聲，謝謝主任。

關上門的瞬間，她沒有回頭確認任何事。她走回自己的辦公室，在小白板上寫上「外出」，沒有人會去查核她，只要她確實跟客戶會面。

依據習慣，她不辭辛勞，偏好選一處更遠的地點，在那個她不熟悉的所在，她能夠安然地依據自己的節奏，看屋，協商成交。她看著預定買屋者的神情，推估他確定下單的指數，通常十拿九穩。

最後一步，她想不透為何總是落空。

我們再思考看看好了。

下次，妳什麼時間點有空？我想要雨天時過來一趟。

對於住所的要求，客人述說著似真非假的荒謬事件，騷擾，跟蹤，凶宅，至於漏水、馬桶不通這些都算是小事了。她微笑著，一開始極其耐心地聆聽，筆記所有需求，她知道這種幾百萬乃至幾千萬的價格，多數人需要用一輩子償還。她必須為往後數不清的年歲，做好最完善的規劃。

她從紊雜的資訊中理出頭緒，交叉比對房屋的合適性，每個人特殊需求頻頻從他們的嘴中滾落下來，大量得像是散亂的碎屑，橫互在她視線範圍。她是辛勞的工蟻，立著觸角朝個方位收集資訊，有時，同伴還不見得願意給她正確的。每棟房子在某種時刻，宛如巍峨看不見頂端的巨大紀念碑，她想為人介紹之前，最好自己先費盡千辛萬苦爬上去，再若無其事地回到地面來。

「哦，這樣啊，好像也是可以考慮，」第二次看屋的客人仍舊回予冷淡。

不在意的語氣，往往讓她心中急了起來，說話語速也跟著增快。

您要不要再來看一下這房子的公設比這邊大多數社區都還要活用空間你看這健身房的器材還有中庭的小花園如果喜歡游泳頂樓還有一座小泳池。

逗點和句點來不及均衡混入，全都飄灑在空中。

「不用了，這種價錢我家裡那個知道會唸死我。還是帶我看便宜一點的吧？」

對方還以一個微笑，嘴角弧度很令人反感又洩氣。不過，理智永遠是她最後的硬底子，她節制而禮貌地跟對方再約了下一次。

離開現場，她的腦中依舊盤旋著那間屋子或某棟別墅的所有細節，外觀，走進門口，繞進玄關，地板的樣式，樓梯臺階的高度，到窗邊時陽光是如何擺布這個空間的？

她想擺脫的複習演練，一再從記憶的深洞裡爬出來，幾乎不走失任何一個細節。可惜，傲人的記憶力卻常常在解說現場失靈。她永遠記得第一次結結巴巴，背稿式的劉樣在客戶面前上演。客戶的臉頓時成了鏡子，把她照得無所遁形。

這回鎖上大門的時候，她刻意鎖得很慢。已經下樓的客戶，

不知道她站在那道始終鎖不好的大門前，紅了眼眶。在這種時候，她會埋怨，卻不知對誰訴苦。

空虛的觸角，從她的灰色套裝長了出來。她舞動著，在城市的一角。未久，她發現自己無論如何都應該沒有同伴，也不會有什麼甜頭。

因此，這足以解釋為什麼她最常站在主任辦公室，被一頭海獅假意溫柔地教訓著。

公海獅是好鬥的一群，牠們天生有貪婪的求偶本能。偶然見到的影片，出現一對海獅被其他單身公海獅團團包圍的場景。溫馴肥軟的臉，露出競爭的精光，尚未出生的下一代操縱著牠們的行動，牠們進攻這塊區域僅存的母海獅，意志堅定到近乎殘酷。

那張巨脂皮衣下，一定住著另一種生物。這是她的感想。

幾次，不著痕跡將手搭黏到肩膀，要求她再多翻幾本成功案例時下伸至她的腰部。她用手整理了一下襯衫，主任的手因此被迫滑開。

看你下一季的表現啊！主任多半在她離去掩門之前，涼涼送了一句。

她死裡逃生，太嚴重了？頂多算是年老色衰的海獅，一時找不到樂趣，順道搶灘而已。她明白，真正的進攻不僅如此。

偶然從同事那邊知道自己被評價為，很有安全感。

在鏡子前梳妝時，她看著毫無威脅感的五官，像是貓狗。不

是討喜明星相不會引人尖叫說好可愛，可是也沒有人會對她產生過度的好惡。

平平穩穩融入背景，一面牆上貼了一張白紙，上面甚至沒有名字。

她是謝茹君。獨自居住。沒有寵物。沒有情人。

### 3

妳好美，敬佩妳好有勇氣，繼續堅持，加油！

這幾個月來，世界化約成為一個又一個字體，堆積，停頓，組裝成一架能夠移動的飛行器，透過 IG 和臉書上，俯衝她心上的烏雲。衝破了。可是沒有人有興趣知道，她幾乎花光存摺裡的錢，存簿上虛弱的數字，隨著她住院、復健，逐漸朝零走去。

她應該開口的，多說點什麼也好，可是媽媽每次過來看她，她都只來得及說，沒事。

從加護病房脫離險境後，她感覺說話這麼需要費力，尤其全身都燒疼起來時，記憶彷彿也被烈火赤裸裸地燒開。疼痛到極致就模糊了，無時無刻她都昏沉著，躺看窗外的鴿子爭吵，卻只感覺耳蝸裡有蟲在蠕動。

捕捉好的字句，有時踏不著記憶的邊，很快潰散。

媽媽撫摸她的頭，落下淚。

媽媽過來的時間很長，姐姐過來的時間她不記得了。

所有來看她的人，都比她先哭。於是，她厭煩再聽見自己的名字。她也拒絕鏡子和所有的反光物。

她反對怯懦，她只是被送進一個洞裡，在裡頭經歷的事全忘了。從另一個世界穿梭回來後，幾乎不記得原本的樣子。或者，她本來應該是這樣子？

早知道妳就不要去那個什麼舞會的。媽媽在她忍著痛時，叨唸幾句。

她氣喘吁吁地躺在床上，腦中浮現一閃而逝的，像是一顆烤焦的番茄，一整片無人看管的草原。

謝芳君感覺關節都有蟲子大方地啃噬。

#### 4

許多人曾經問過，妳跟妳妹，怎麼不太像？

謝茹君與謝芳君是雙胞胎。上同一所小學，中學，直到高中才分開就讀。她讀高職，妹妹去了明星高中。

對她來說，修剪布料，踩縫紉機算是快樂的事。她開始在紙上畫出一件裙子，牛皮紙上等身比例再畫一次。畫錯了，擦掉。扁平的尺寸要適應身體，所有的誤差都該斤斤計較。她的老師這麼要求她，妳要記得每一塊布對應的位置，產生的感覺。

誕生一件衣服，不能誤判任何一條縫邊。呼吸的時候，會帶起鬆緊的感受。

她的手成為做事的手，適合丈量物質世界，輕與重，繃緊與放馳，她逐漸喜歡拿起針線，穿透所有布疋，彷彿在布的另一邊存在著什麼，需要她找出刺點。

穿過去，穿回來，她會敏銳地判斷這排線要怎麼走，直到決定作一個結。

結束，她喜歡撫摸由無數小點串成的線頭，儀式一般。有時候縫得不好，得拆線重來，她便花上無比的耐心，把每條線勾出來，鬆綁它們。

老師稱讚她有天分，這比妹妹報告的校排行榜更閃耀發光，雖然只像是一只玻璃杯中的水，卻讓她能夠解釋，為什麼她跟妹妹長得不一樣。

曾經有經紀公司打來家裡，她接了電話，妹妹不在。她一個人站在客廳，看著梅雨季過後，牆角出現的螞蟻。牠們成群結隊，無孔不入，有一隻已經爬上茶几，用特殊的方式呼朋引伴，想要攻佔她的飲料杯。

電話那端問妹妹想不想去試鏡。

不好意思，我妹妹沒有興趣，她要準備大考了，謝謝你。

掛上電話，她蹲下來俯視倒映在眼球上的螞蟻，牠們的觸角靈敏地向四周探去。她用手撥開一隻，另外一隻。她沒想要對牠們如何，可是看來這間公寓將再次被佔領，每到夏天就是會遇到固執的牠們。



她回到和妹妹共用的房間，掃了一次地，又拖了一回。整個房間充盈某種消毒水的味道，覆蓋了她們各自的氣息。

不管螞蟻怎麼橫行，只要不進房間就好。她想。

兼差的母親，白天擔任保母，晚上有機會就接零工。從她稍微懂事以來，這就是母親的日常生活。

父親呢？國小的她，拉著正在廚房煮飯的母親問道。

正在煎魚的母親被弄得心煩意亂，要她後退點，鍋鏟揚起的油花卻濺到她身上。她吃了一驚，大哭跑開。

母親沒有跟出來，她煮好了一桌的菜，在餐桌上跟她們姊妹宣布，父親不會回來了。說著這段話的母親，看起來異常冷靜，讓她不敢提起手背很疼。多年之後，她想起那一天，才知道母親並沒有把父親跟其他女人跑了的事實說出來。

她的手背留下星星般的疤痕，跟她的平凡無奇的五官一起長大。

妹妹高中畢業後，順利進到她心中的夢幻學府就讀，謝芳君三個字被大大掛在她高中母校的紅榜上，謝茹君則勉強進入一間私立大學，一個截然陌生的科系。

荒草中矗立的一棟嶄新建築，始終讓她感覺亂糟糟。幾種磚紅色和灰鼠色交錯的建築，列陣在周遭。努力弄懂課業，已經耗去她太多精力；但奇怪的是，謝茹君的成績開始好轉。她有時從宿舍上鋪醒來，陽光曬得她的額頭有點燙，她摸著頭，恍然自己

已不在老公寓裡。

上課，下課，有男生約的話，就去。

從高職開始的打工不再那麼負擔。她開始變得能夠享受小小的恭維，不需要什麼都自己來，南部郊區的荒蠻給她一種闖路的勇氣。模糊不堪的五官，好像也被一鑿一鑿，闢開涇渭分明的路。

晚自己幾秒出生的妹妹，在北部盆地的中心，畢業之後立刻被科技公司延攬，任職無可挑剔的光耀職位，她認為那很適合妹妹。雖然自從青春之後，她沒有機會特別問起妹妹熱愛的事。

在某種程度上，她特意不在朋友面前談起妹妹，這是不可否認的事實。她曾經聊起，但接著她必須負起把故事說完的責任。妹妹的人生像是一部傳奇小說，而她有辦法說得精采迭起。在言談中，她就是一位魔術師，揮手就召來妹妹，要她在旁串場，出演各個人生劇場的角色。幕起幕落，她的朋友驚嘆她擁有一位如此出色的妹妹，然而她說完之後只覺得口乾舌燥，面對追問，只能微笑以對。

不需要打工的妹妹，她很想對她發一次牢騷。背著書包，補完習，回到家裡躺在沙發上一動也不動的妹妹，白色的制服上浮一層很淡的灰塵。這可能是她的錯覺，因為妹妹很愛乾淨。

不過，蒙塵的樣子使她心意動搖，她到廚房去，撕開一包麵，加了青菜跟蛋，煮好了端到房間去。妹妹已經坐在桌前，準備堆積如山的功課。

哇，謝謝姊！

妹妹彎起嘴角，甜美可愛的模樣讓她也微笑起來。她凝視著盤起頭髮，大口呼燙，又吃得津津有味的側影。一旁的檯燈將層疊錯落的參考書照出斜影，暗住妹妹的肩頭。她戒除宵夜好一陣子了，因為她不像妹妹，她一吃就胖。

身體上的差異，每一個細微的所在，都是齒輪的一環。她偶爾會聽見那不經意發出的，喀一聲，從她腦殼震動出來。

令她胸口一緊的命運般的作用，像是無預警的抽筋。

等到她懂得幫自己這雙手擦除疤乳液時，她只覺得效果太差，她應該早點開始的。

## 5

燠熱又窒悶的盆地，使她老是頭疼。她去看過幾次醫生，多半得到壓力太大的結論。什麼藥也沒領，就回來了。這種生活的小困擾，吸血蟲般攀附著她，甚至深入她的眠夢，使她容易被惡夢召喚。

手機一拿起來，她現在固定打回老家：妳不要想太多，記得三餐要吃。茹君不提自己的新困擾，只勸起媽媽別再操心生活，照顧好自己。

媽媽的聲音在電話另端聽起來有點心不在焉，聲音不太真實，隔了一層膜似的，每個字送到嘴邊都缺乏生命。失血的對話，

媽媽有時就這麼拿著話筒，遲遲沒有掛斷。

先這樣，媽妳早點睡，掰掰——愛妳，謝茹君說。

她實在極不喜歡每次都先掛電話，既顯得她無情，也令她下次更提不起興致。然而，她再怎麼樣都會自我為難，去做所有她覺得應該如此的事情。唯獨聆聽夢的腳步，放任它的到來，是她不知為何如此的任性。

對於洶湧而至的夢，她有時看得出起點和終點，所有的可能性都存在於變動，點換為終點，起點走到最後仍是起點。無數密集的点所形成的世界，目眩神迷。弭平了時間的作用，她瞬間能觸碰到過去的一霎，從那一瞬間感知到的情緒，撞擊她進入一個全然失落，或是快樂的世界裡。感受散裂開成億萬分子，在那個無所遮蔽也無法定型的世界裡，點化為面，將她包裹進去。

惡夢總有這種本事，抽去她靈魂中心，還給她一具仍有心跳的身體，告訴她，妳還活著。

自極度驚恐的狀態醒來永遠令人困惑。上個禮拜，她所夢見的便是天災地滅，傾覆的土地自無互的遠方開始劇烈搖動，地面凶狠龜裂，成排的高樓，有些攔腰而斷，有些直接跌入巨大的坑洞裡。黑色是險惡的，腳下沒有一塊地能夠讓她前進。她待在原地，看著突然起火的建築跑出人們，他們離得太遠了，看起來微如蟲虫。她卻清楚知道他們為何呼喊哭叫，隔得再遠，火焰無情的力量，耗去所有呼吸的空間。

一群危在旦夕的人，宛如泥土，即將化歸大地。

走在騎樓，繞過滷味攤與並排的機車，躲開沒有清理的珍珠奶茶餘漬，她的腳走上一段長長的上坡，前方就是醫院。還未走到大門，已經有幾臺輪椅，幾位拄著復健拐杖的患者從她面前經過。

謝茹君依然不習慣這種事。她想停下來攙扶，因為遲緩而艱難的喘氣，讓她不自覺呼吸緊湊起來。她想起幾位很早離世的朋友，她並沒有照看他們從生到死的那一片刻，死就這麼突襲了他們。

惡夢成真。

不久前的末日，由惡夢轉存於她的腦，不停播放，她為了這份驚恐而去藥房買了安眠藥。用一顆小藥丸，封印彷彿有呼吸心跳的厄運；伏住它的惡意，不讓它與自己的大腦產生關連。

搭上電梯，轉進病房，她讓自己穩穩前進。

拉開布簾，床上躺著的是被紗布包得密不透風的臉，床邊的牌子上寫著，謝芳君。

妹？

近乎不敢相信，她輕聲喊著。

妳是她的家屬嗎？一名護士剛巧走過來，在一旁跟她解釋了何時會甦醒，何時要換藥的注意事項。

她的耳朵如此脆弱，事實成為純粹的惡夢。

她與妹妹從未有過雙胞胎的雷同事件，唯獨人生徹底毀壞這

一段，她們竟在起點歸零重逢了。

## 6

謝芳君拆開那盒包裹後，擊中眼簾的是曾經屬於她，又不再屬於她的東西。

一只手錶，幾張卡片，便箋，一本相簿，抱在手中並不重的包裹，俱是她幾乎忘卻的物品。把這些全都攤開在床單上，數了數，十七件。十七件的意義就等同全數曾經餽贈出去的時間。她當初如何在茫茫的時間之流挑選，捧著它們？記憶斷裂開來，使她一嘗試回到氣爆瞬間，餘震就使她昏眩目盲。

至於男友，他似乎是忘了過來，他傳了簡訊，寶貝，很抱歉我被公司派去出差。知道妳的狀況，讓我好心疼。請妳一定要保重自己。

他是公司即將進軍大陸的一軍。曾經單腳下跪乞求，謝芳君，請妳嫁給我。

她都不記得自己回答什麼。

回答本身像是迴力鏢，她越是想要記起那個瞬間，越是感覺到疼痛。

現時此刻，她伸出她的手臂，再伸出她的雙腿，回到家之後，她一天要確認好幾次，這是她的。

她曾嘗試把手交到另一人的手裡，她幾乎要成功了。那個會

稱呼她寶貝的鄭禾，他出現在病床一頭，面容模糊。他摸了摸她完好的部分，憐惜地。

她願意與痛苦搏鬥。

跟她一樣願意的人，都忍不住痛苦呻吟，一天過去，還有無數的明日。白色的地板，白色的牆面，白色成為一無所有的暗示。

陪著她的媽媽因為悲傷而萎縮，看著她因為嗎啡而好轉的呼吸，看著她閉上眼睛暫時睡著。她記得，疼痛感綁架了每個行動，每個事件都必須刻意覆誦，才能建立邊界，銳利起來。

遇到越多她無法應對的問候，茹君就加重那只牢籠的厚度。久而久之，她覺得那種半透明的，帶有壓克力質感的器物，才是她本身。她的形象對別人來說逐漸艱難，他們在路途中遺漏了某些拼圖，卻又耐著性子堅持在她面前完成。

那不是我。

當全身開始發癢，每個毛細孔都急著要透氣，眼淚會不自覺落下。她從一開始的咬牙，到最後只任憑險些化為泥的身體，盡量還塞在模具般的壓力衣裡。

媽媽經常幫她拍打身體，鬢角冒出汗來，但雙手卻沒有停止。

謝芳君趴在床上，窗外時不時飛過鳥群，牠們振翅停在電線桿上，不一會兒又飛到幾枝橫出的樹枝上。牠們每一種飛行的姿態，都是自由本身。她其實沒想什麼，眼淚卻流下了。她費力地想停剎，水氣卻還是印到枕頭上。

公司送來慰問金，還有一束花。百合花的花粉，讓她打了一個噴嚏。其他點綴的滿天星和喚不出名字的，她用手撥點花蕊，對他們露出微笑。

知道自己不能應付，她裝得疲倦至極。他們的眼神果然變得既抱歉又驚恐，託辭離開了。

說好要來探望的人，漸漸只剩下個位數。

到了秋天，唯一的姊姊說想帶她到郊外走走。

## 7

茹君替妹妹芳君檢查過安全帶，才關上車門。這臺二手車的車內空間不小，雖外型不秀氣，但她覺得剛好適合她跟妹妹。

度過了噬人的盛夏，這臺車現在開在省道上，一切順暢。

等等要轉縣道，芳君說。

決定要去的地方，離家大概一小時多。妹妹總是很心急，她說的等等，還是很久之後的事。

茹君辭去房屋仲介工作的那天，她還記得主任複雜的神情。他看起來像是錯過了什麼一樣，卻也沒有開口慰留。存簿裡的一小筆存款，夠她承租一間小店鋪了，她想。

副駕駛座上的芳君，她剪去的頭髮重新長長了些，在半開的車窗旁，被風吹得凌亂。不過，她的神情平靜，身上穿了一件開滿紫藍色花朵的洋裝。這些跡象讓茹君心情也好了起來。她還在



等媽媽複檢的結果，可是透過車窗斜射進來的日光，在她的脖子、前臂累積溫煦的，值得生活下去的溫度。

「等一下會經過舊鐵橋。」她瞄一眼妹妹。

「好像是，是不是之前媽媽有帶我們來過？」

「可能還有爸爸。」

「是嗎？」

「有啦！」茹君堅持。

芳君笑出來，「那等一下到的時候，打給媽媽。」

「好。」把媽媽託給阿姨照看，這是她掙扎很久才做的決定。等她們開車到目的地時，應該媽媽也午睡醒了，那時，就可以撥一通長長的電話，問母親今天要做些什麼？

遠離溽暑的南方，對她們來說依然很炎熱，只是空氣乾燥起來，鼻腔清爽，心情坦然無波。來到媽媽的故鄉，為的倒不是妹妹，而是身體突然倒下的媽媽，攔下住了幾十年的公寓，搬到一間郊區的平房裡。

跟她們想像的不同，在這裡找到離醫院不遠的平房不大容易。四五層別墅，對媽媽來說反而又貴又不實際。但最終，他們還是很幸運地透過媽媽之前的老朋友，租到一間還算寬敞，附有一個小庭院的平房。

秋天剛冒出頭來，南方的野性仍綠，不過夕照漸次推得早，開車時很明顯能感受到必須催快油門，才能趕在太陽下山前到

家。趕快趕緊煮一些簡單的東西，讓三個人在餐桌前，對著殘餘的夕日吃飯，成為一道寧靜的儀式。

輕夾起菜餚，放到嘴中細膩地咀嚼，她們並不多說什麼，一旁的工業電扇沙沙轉動著，隔著衣服，把身上的汗都逼走了。

空氣帶出薄透感，讓人想出門去確認外界的變化。

在老家，一次也沒想過去近郊看芒花。那在忙碌的生活中太奢侈了；若是約會，又太寒酸。

然而最近光是待在院子裡，血豔的朱槿就隔著竹籬，極妖麗綻放著。母親坐在輪椅上，一語不發，她那如枯柴橫陳的皺紋，意外地與朱槿產生微妙的共鳴。她不看花，只是微閉眼睛，而那時凹削的雙頰，竟有朱槿的色澤。茹君心念一動，踏出門，沿著圍籬植有拔高的欒樹，結了綠實的苦棟，馬櫻丹錯落的花蕊，細密如畫。她推著母親走出去，又繞了附近的巷弄。近乎闕寂的深巷，但通過時，發現屋子裡其實有人。她點個頭，繼續走下去。母親沒有說什麼，只是微微嘆了口氣。

茹君於是提議到高屏溪看白芒花。母親喊著腰痛，說不去。芳君則緩慢咀嚼碗中的湯麵，視線在母親身上停留一會，答應了。

新建的大橋在前方延伸成為一面靜止的巨濤。她不清楚自己為什麼這麼想，她熄了火，打算跟芳君一起走到橋的中央。

印象中，她們姊妹已經多年未曾這樣並肩走著。

茹君刻意腳步放得很慢，她隨時準備停下來，用一種若無其

事的姿勢看風景。

不過，芳君實際上強壯得多，她已經可以走得穩健，每一步踏在地面，都不再有強烈的猶豫。

茹君想起那個蟻患的初夏，連浴室也能爬滿令人厭膩的螞蟻，那間老公寓。那一日，電話來得險惡，她以為腳踝又被螞蟻狂妄地咬一口，肘窩刺痛了一下。湊近看去，卻一隻螞蟻也沒有。她沉默地看著腳上曾被攻擊而留下的小傷口，手背上淡如星沫的疤痕。

她遵循電話的指示，來到陌生的院址。

拉開布簾，妹妹的臉讓渡給紗布，茹君看出許多傷口正嚴厲地發痛。

「是那邊嗎？」芳君問。

「好像是吧？」茹君眯著眼，逆著日光，聽見橋墩下轟然巨響的溪水聲。

在眼前橫幅展開的灰階風景，淡灰的鵝卵石從岸上鋪進溪水之中。細碎砂石則在和床邊際裸露，難以計數，有些被水流反覆沖洗，顏色泥灰。這些之外，溪水全不客氣地吞吃了。它豪吞強飲，讓激盪的迴旋不停朝著更廣大的水域前進。

「聽說一直走到那邊可以到出海口。」芳君說。

茹君點了頭。她知道芳君事先上網查了一點資訊，她老是這樣的，連出門玩都要做好百分百準備。

她跟妹妹再往中央走近，這時，幾乎在同個時間點，她們屈身貼緊橋上護欄。

芒花——

無數白色虛點累積，仰賴一支支細桿子撐在砂地上，再看，那是家族般的陣仗。

眼神平移開來，則有恆河沙數，磨碎的細柔灑了整片大地，萌然開放。在盡頭，徐徐吹來的風，舞弄河床一帶，諦聽，懷著虔誠許下的心願，無人察覺的心事，就從這片搖著頭的芒花飄送到空中。

她伸手一抓。

「妳在做什麼？」

茹君又隔空一抓，放進嘴裡。

「沒什麼，聽說願望會實現。」

「喂，妳騙誰呀，那是飛機才行吧！」芳君反駁道。她真是一個甜美的女人，連反駁時，晃動的馬尾仍然生氣勃勃，散發迷人的氣息。

芳君賭氣空抓了一個。

茹君向著慢慢滑落到溪水水面的太陽笑著，她也再抓了一次。

她決定再看一會兒夕陽下的芒花，再打給媽媽。

## 〈溫度〉評語

李志薔

〈溫度〉是描寫一對雙胞胎姊妹心境轉折的故事。姊姊謝茹君平凡低調，妹妹謝芳君秀異可人。但突如其來的巨變降臨妹妹身上，大浪也跟著襲擊姊姊和整個家庭。因為巨變，彼此的差異逆轉，也可以說重新歸零。生命歸零之後，轉變有了契機，和解因而變得可能。

作者文字頗好，敘事也皆有巧思。尤其是姊妹之間互相較勁或互相疼惜的幽微心境隱隱躍動，頗能牽引讀者的心緒。八仙塵爆的背景讓這篇小說有了關照和現實的支撐，也豐富了文本中的文學意象。唯一小小的缺點：姊妹兩人的差異和傷害，以及當中轉折的力量稍嫌不夠，是可惜之處。

小說最後一幕寫得很好，姊妹偕母出遊，那種不說破，卻了然於心的和解，有種是枝裕和《海街日記》的味道。所謂「溫度」，原來不是粉塵的灼燒；而是那個讓人眷戀的，親情的力量。

2020 打狗鳳邑文學獎

# 小說組會議紀錄

---

時間：2020年9月14日15時30分

地點：高雄市文化局第二會議室

出席委員：巴代、李志薈、郝譽翔、蔡素芬、鍾文音

（順序按姓氏筆畫排列）

列席：高雄市政府文化局 林美秀、方瑞華、宋盈璇

《聯合文學》雜誌 王聰威、李俐瑩

紀錄：張鈞傑

攝影：李俐瑩

本次評審會議主席由蔡素芬委員擔任，主席先請各位評審委員針對此次入選作品進行簡短的感受發表，由巴代委員開始。

## 本屆參賽作品整體意見

**巴代（巴）：**我去年有參加評審，感覺今年的作品沒有去年那麼緊湊，但文學獎本來就是會一年起一年落，我個人挑選的標準就是每個類型都會挑一篇，所以對我來說挺好選的。

**李志薈（李）：**今年的作品比前年的好一點，有些作品是我很欣

賞的。雖然就開創性而言不見得每一篇都那麼好，但整體讀起來作品質量不錯。

**鍾文音（鍾）：**這次的小說不一定得票數多就比較優秀，有一兩篇我再仔細閱讀後，是會想幫它們拉票的。但有些作品太過於設計，從中可見電視劇影子，有的像《精英律師》，有的像《寄生上流》，過於設計所衍伸的問題就是人物刻板化，例如對富家千金或對少數族群的想像，刻意連結而顯現小說的做作鑿痕。另外，可能是去年〈辭土〉得獎，今年特別多描寫日治時代的作品，也有一些寫原住民、新住民等題材，這些題材當然可以經營，只是因為作者的思維也是小說美學，這個美學在相同題材下，作者必須有獨到觀點，否則這個美學不但不會被看到，還會落入刻板化的小說想像，以至於意象平平，情節庸俗，所以我這次選的會是比較敘述角度特別，語感中性、不那麼戲劇化的作品。

**郝譽翔（郝）：**本屆每篇作品都有話要說，皆有其厚度。就像文音說的，日治題材、原住民、新住民當然都很值得書寫，但是不是也會落入某種政治正確性，這是比較可惜的。今年具開創性、有新鮮感的作品確實較少，但入圍作品水準是相當整齊的。

蔡素芬（蔡）：今年上限可以到兩萬字，而六千字到兩萬字之間能容納的故事量其實是有差距的，沒有入圍的作品有蠻多程度都差不多，值得細看。最後選進來的十八篇中，有些從一開始讀就很像散文，散文跟小說界線已經被模糊化了，有很多已出版的作品也都有這樣的問題。但我還是試圖從作品中找到故事元素，例如這篇小說在講什麼、發生什麼事、發生這件事後如何發展下去。入圍作品中有些文字很黏稠，非常用力在某部份書寫，好像要盡力把作者情緒化成文字，會感覺文章有點失衡，但也有很樸實的，不過特別亮眼的作品這次我覺得沒有。

## 複審結果

本屆小說組總收件數為一二三件，複審結果共十八件作品進入決選。三票兩篇，兩票三篇，一票十三篇。作品得票數如表列：

---

三票	〈南國的盛宴〉（巴代、鍾文音、郝譽翔）
	〈頭家嬖跑疏開〉（巴代、蔡素芬、鍾文音）

---

兩票	〈溫度〉（巴代、鍾文音）
	〈飛魚之死〉（巴代、蔡素芬）
	〈洞〉（郝譽翔、李志薈）

---



---

〈慢慢，別急〉（李志薈）  
〈眼〉（蔡素芬）  
〈你說，蔣公到底看到什麼〉（李志薈）  
〈讓我來將妳摘下〉（李志薈）  
〈老猴〉（郝譽翔）  
〈返鄉〉（郝譽翔）  
一票 〈老不再〉（鍾文音）  
〈蝕〉（鍾文音）  
〈靠岸〉（蔡素芬）  
〈南方日光下〉（李志薈）  
〈聖誕節的回憶〉（巴代）  
〈拿摸厲害的我阿嬤〉（蔡素芬）  
〈秋霞〉（郝譽翔）

---

經評審委員討論後，決定兩票以上者進入下一階段，一票者由投票委員發表意見說明，或選擇放棄，若有人附議則進入下一階段討論。至後段改為一票作品若該投票評審想要保留，則該作品進入下一階段討論。

### 〈慢慢，別急〉

李：我特別選了一個香港背景的小說，我覺得這是要有點感情經歷的人才會理解的熟女愛情故事。雖然愛情是主軸，但作品中隱藏香港反送中的抗議線索，在這個時間點討論這篇小說

有它的意義。這篇作品不只在題材上特別，文字讀起來也十分有味道，描述貿易公司老闆跟女秘書之間的曖昧情感，有些事情說一半若隱若現，但底下情感卻是波濤洶湧。在情節推展下，老闆跟秘書最後上床，女秘書因為不知道該怎麼面對而選擇離開香港。這段愛情就某種程度來說，作者在影射香港的處境跟狀況，仔細讀起來挺有意思。

**鍾：**這篇的人物設定感覺有部分很像《精英律師》，因為《精英律師》裡也是律師跟他的秘書曖昧，電視劇裡的全能秘書和這個秘書非常相像。我覺得這篇作品比較多在談感情，作者很取巧地把香港埋在裡頭，整部作品表現趨向電視劇情化。很可惜，不然有些段落的文字感很好。

**巴：**我很喜歡這篇的調性，以前看很多香港作品都有這種調性，不過後來沒有選是因為它的小說性格不強。但其實我非常可以理解為什麼女生最後會離開，因為我很多朋友愛情發展到極致後，最好的辦法就是不要在一起。

**蔡：**這篇氛圍很特殊也很迷人，但因為有些東西被作者省略掉了，以小說而言過於隱晦了。故事最後女生移民反映了反送中事件時的香港，作者隱喻香港已經不是久留之地，我們雖

然可以說作者特別去扣這個議題，但他沒有能力演繹，變成以感情作為入手，沒辦法看見這段感情的深度讓她非移民不可，移民之必要性因此顯得薄弱。

### 〈你說，蔣公到底看到什麼〉

李：我希望這篇可以入選，第一次讀感覺作者設計過度，但仔細閱讀後這篇作品有很繁複的敘事，很難用故事脈絡來理解，作品裡有一些屬於後設，傳達方式有點浮誇，還有瘋癲式的嘲諷，可是作者要談論的主題和內涵十分深沉。大家可以看到在白色恐怖時期下特務的作為，以及臺灣人如何堅忍面對，如何在監視者的監控下慢慢產生應對，傳遞給下一代，相當有意思。故事不斷反轉，一開始是蔣公的御用攝影師到葫蘆墩來，後來用孩童的眼光來闡述故事的進行。我很欣賞作者把攝影哲學運用到劇情裡，慢慢拉出臺灣認同主題，即使有設計性也瑕不掩瑜。

蔡：這篇寫得非常深沉，用拍照去談寫真或寫假，概念很好。作者藉蔣中正身邊的攝影官來談二二八、白色恐怖。當然作者借用人物時也把人物變形了，變成刻意地去做紀錄，最後回歸照片本身就是個見證，但不能光看照片表面，背後還有其他東西要解釋。不過作者用過於複雜的觀念去談，容易模糊

焦點，像故事中「妹頭」為什麼要一直出現，跟他要談的東西好像沒什麼關聯，也不容易記得情節。

郝：其實我也蠻喜歡這篇作品，作者很聰明，透過小說去辯證這種看與被看的關係，我相信他一定是個有基礎的寫作者，思辨性很強，所以設計感很強，這是他的優點也是侷限。故事中有透過政治展現出來的狂想，剛開始非常好，可是看到中段有一點不耐煩，然後那個「妹頭」也是個困擾我的設計，但整體十分精采。

鍾：我覺得作者企圖心很大，所以小說段落的翻轉元素非常多，幾乎是可以寫成另一個小說中的小說。但是他提到葫蘆墩那條街裡面的洋房，應該要將主力擺在那裡，作者埋了太多政治的企圖心反而使這篇作品有破綻，斷裂，沒有有機的結合。

蔡素芬、郝譽翔附議。

### 〈讓我來將妳摘下〉

李：如果沒有人支持我可以放棄。

巴：我可以支持，這篇寫母女之間的情感，對我來說它的缺點是

本身太突出，但我已經很久沒看到這類題材，所以我支持。

**李：**我支持的原因也是題材，對我而言最亮眼的是作者寫出社會不平衡現象，人性扭曲導致主角用恨意主導一切，跟其他類似題材不太一樣，強烈反映文章後面社會失衡的報復心態。

**鍾：**這篇讓我想到了《寄生上流》的變形，我覺得最刻板的是，對富家千金的想像是太不貼近現實的，父親會買給女兒勞力士的想像也不太合理，小女生應該喜歡香奈兒之類的才對吧。小說的細節非常重要，細節支撐組織脈絡，因而顯得這篇小說的人物沒有說服力。文章使用的語言都非常戲劇化，如果拍成電視劇會很好看，可是在小說裡太多電視的語言，太多人物描寫不準確，現實人物和小說設定的人物落差太大，作者沒有更細緻地去對作品中的人物進行深刻理解，以至於寫出來是飄的，失真。

**郝：**這篇很多女性的刻板印象，富家千金就是高高在上，另一個相對的「我」就很窮很自卑，最後的翻轉是被爸爸性侵，我覺得這也是很不自然、非常的設計，一切都像是走向了偏電視劇的寫法。

蔡：這篇成功營造了氣氛，但最後父親性侵茉莉，而茉莉竟然可以不追究，只是在旁邊哭泣，作者用許多畫面去帶動氣氛，但人物的心理層面我們都不太了解。

巴代附議。

### 〈老猴〉

郝：這是我一票作品中唯一想保留的。我覺得作者很有心意，透過老猴形象描述，講述這個主角「我」，一個在年輕人眼中看起來非常墮落腐敗的失敗者。但最後卻翻轉回來，其實那個年輕人也是靠收房租過活，他才是真正的魯蛇，老猴能活蹦亂跳，但蛇只能在地上爬，作者設計翻轉諷刺現在的年輕世代，非常有趣。

鍾：這篇我可以支持，結尾老猴放著兩條吳郭魚後逃跑的想像很好，我以為他是自殺了。作者有些地方寫的蠻超乎我們對租客的想像，這點還不錯，包括主角靠收租過活，他反省自己才是真正的魯蛇這點也寫得不錯，只是情節敘述過程稍微推理了一些。

李：我覺得這篇擺了太多過程，有點像是偵探類型，但這好像不

該是這篇小說的重點，花費太多篇幅去談線索，而沒有將真正的重心回歸主題。

巴：我沒有很喜歡這篇，但我有把它看完，只是我沒辦法理解為什麼要一直講到老猴老猴，所以我沒有選它。

蔡：老猴應該是因為他姓侯，但這篇我覺得，他包兩條吳郭魚在垃圾裡面會臭成這樣嗎，就那一部份作者談臭味的飄散，讓我們以為是屍體臭味，有點太誇張了。另外老猴離開了宿舍，裡面還撒冥紙什麼的，故佈疑雲，垃圾不丟，好幾個月欠租，還偷了公司油墨，跑到山上找女友。這個人本身行為就有問題，可是這個有問題的人還要回過頭來教訓年輕人，說他是魯蛇，邏輯上有點問題，而且一個年輕人三十二歲靠著管理他的房子來收租，這樣算魯蛇嗎，我認為不是。

巴：其實老猴的行徑是很常見的，就是一個房客報復房東的時候，他會丟魚，讓你的房間發臭到有一段時間不能租人。一個失敗者去罵一個可能相對成功一點的人，某種程度上即是在反諷這個社會。

鍾文音附議。

〈老不再〉鍾文音保留

〈靠岸〉蔡素芬保留

〈聖誕節的回憶〉巴代保留

〈拿摸厲害的我阿嬤〉郝譽翔附議

兩篇三票作品，三篇兩票作品，加上七篇經一位委員保留或一位以上委員附議作品，共十二篇作品進行決審討論。

## 決審討論

除前階段已討論過的〈你說，蔣公到底看到什麼〉、〈讓我來將你摘下〉、〈老猴〉三篇作品外，其餘逐篇討論。

### 〈南國的盛宴〉

**巴：**這篇作品寫一個跑船的人後來賣魚苗的故事，觸及很多層面。雖然小說本身不算成熟，但作者將生態及許多延伸議題放在一起討論，寫得很好，所以我選它。

**鍾：**我覺得這篇前面寫得很好，稍微可惜在於後面的戲劇化，尤其是十七頁阿斌的死去，有點破壞了作品前半段的營造，作者寫童年的、白金的海，某種程度上都是想像力的發揮，二仁溪這個題材也很好，可惜的是，作者沒有交代阿斌的死是



最大的落陷之處。

**郝：**這部作品可能是我的首選。首先是非常具有在地特色，是一篇只有南部才寫得出來的作品。作者寫漁民題材在臺灣文學裡非常少見，而且他是可以處理的。我相信作者應該是有經驗的，所以他寫養殖漁業十分到位。作品具環保批判性，卻不流於說教，描寫海景也相當動人，凸顯經濟課題，炒作期貨和漁民之間對發財的渴望等，作者並沒有把這些寫得很庸俗，這種發財的渴望很真實。要將作品中的許多議題融成一爐相當不容易，可是最後確實阿斌的死有點太突然，但還好作者敘述角度是從阿國的角度，所以也稍稍彌補了這個缺憾。

**李：**這篇的確是不錯的作品，我當初沒有選是因為覺得應該會有其他人選。文字也好，書寫主題也好，但對我來講這是一篇可預測性太高的小說，我幾乎看一開始他在討海、老婆把他的錢怎樣，就能猜到結局。作者將阿斌死的這塊視角轉到阿國身上，去看待阿斌的死，我覺得如果詳細寫出來我可能也會喜歡。但對我而言，在這樣的題材下這就像是必然的結局，這點不太能滿足我。

**蔡：**這篇我沒有選有幾個原因，第一是前後敘述的節奏有點失去

輕重，前面下的很重，後面又收得太粗俗。包括阿斌是怎麼死的，他應該也不是自殺，可能是阿國做掉他，但是阿國為什麼要做掉他？這篇小說主要是想寫環保嗎？還是想寫財產的損失？但阿斌財產損失之後去捕鰻魚苗，所以他並沒有很悲觀，那有可能阿國是愧對，或是覺得為什麼他賺錢那麼容易，所以才對阿斌下手，我覺得作者把這些事融合在一起講有點勉強。另外，因為我是海邊長大的，對捕鰻魚苗有些觀察，而他的捕鰻魚苗我一直沒有感受到應該有的實況，雖然做了很多描寫，但是他寫阿國的配備，穿著短褲，卻沒有描寫阿斌的配備，捕鰻魚苗因為要漲潮時，所以通常在清晨一兩點，要弄到三、四點才能上岸，而且要秋冬，這裡有寫到冬天，但從小說中感覺不到寒冷。漁民都要穿防水的衣服，頭上是要戴探照燈，不是手電筒，一到了海域裡看到魚苗就要把燈關掉，不然會把魚苗趕走。作品中並沒有呈現技術上真正的形象，如果阿國穿著吊嘎跟短褲就可以下海，那我覺得死掉的應該是阿國，半夜海水是很冷的。另一個是，一般講玻璃苗會講龍蝦，如果是鰻魚的話，在成長階段回到河口時，呈現透明的狀態，會說是玻璃鰻，但也許作者所在的地方是講玻璃苗，而白金是指說因為鰻魚很值錢，有一種說是軟黃金，主要是因為他很值錢。這篇作品裡有一些名詞上是蠻模糊的，起先看到玻璃苗以為是在講龍蝦。

## 〈溫度〉

鍾：我很喜歡這篇作品的調性，但是作者寫這對雙胞胎有些很刻意的安排，最後好像有種兩姊妹合而為一的設計，並沒有把差異性帶到最後，而是非常戲劇性發生車禍。但這篇的好處在文字淡雅，也可能我一直比較喜歡這種小說，所以有些太戲劇化的情節會變成像戲劇的備忘錄，而不像小說原來的敘事場景。這篇的缺點就是差異性出不來，作品名稱是〈溫度〉，但作者沒辦法透過差異性的溫度推動小說的動能，啟動兩個線索人物的時空調度性，讓小說看完只剩下人物，非常可惜。

巴：這篇作品以八仙塵爆為背景，文音說沒有差異性，可是我覺得兩個姊妹差異蠻大的，我一開始有點搞混，怎麼會一個人變成兩個人，後來發覺是雙胞胎。我很喜歡作者講的溫度，它其實有個非常烈焰的溫度，最後茹君伸手抓空氣的那種營造，我覺得很棒。

郝：我沒有選這篇的原因是，兩姊妹的形象好像不脫離刻板印象，一個很傑出，另一個很弱，就好像我們想到的雙胞胎姊妹都會這樣。結尾也沒有翻轉，但它整體氛圍是動人的。

李：這篇氛圍和文字都蠻有巧思，主要講雙胞胎姊妹的不同，因

為妹妹生命遭逢鉅變，兩人心境開始產生變化，到最後和解。但的確如剛剛評審老師說的，作品給我是枝裕和執導《海街日記》的味道，就是兩個人到野外，好像什麼都沒說，但卻慢慢和解。我對這篇作品的過程不太滿意，她們兩人是如何造成傷害，最後讓姐姐願意跟妹妹和解的力量又是什麼，這塊的缺乏，讓小說整體不大有說服力。

蔡：這篇我覺得主題不夠集中，看起來是想寫親情關係，可是這一家人好像疏離又不是那麼疏離，作者想要談姊妹、母女、失去父親的關係，但談得都不夠深。

### 〈老不再〉

鍾：這篇比較像是老人一生的回憶，作者故意把這些記憶寫成是訃聞式，比較少看到追憶似水年華的這種淡淡的生命流逝的寫法，雖然略顯刻意，以至於使文章看起來有點呆版，但作者有其對文體策略的小說書寫用意。主角是養子，所以他有很多的父母，生父母、養父母，結婚後有岳父母，因此一輩子都在當送行的人，牆上肖像就敘說著所有人都等著被掛上去，我覺得很像黑白紀錄片，像一個老人靜靜走過墳場。這篇不是情節取勝，而是用內心的回憶錄去驅動每個時間點的離世。中間有兩段是很有細節的，第一段是作者提到火車的

年代，事實上主角對養母很有感情，那個年代火車過山洞若沒把窗戶拉下，臉都會黑掉，而主角便憶起養母用來擦拭的手帕，這段蠻動人的。另一段講述生母篇幅的最後，南方大雨那邊也不錯。這個作者應該住過高雄，主角所有描述到的地方都因為火災消失了，什麼大新百貨、愛河地下街，所有他經歷過的地方都消失了。主角晚年打開抽屜看到很多感謝的毛巾，但最後沒有人能夠幫他送行，所以主角說牆上只剩下月牙的小小缺口，牆上已經掛滿了肖像，而誰能把他的肖像掛上去。我覺得在本屆所有作品中，這篇具似水年華般的流動，場景又很真實，而作品移動的路線是死神的路線，人只是乘客，用一種奇異、詩意的訃聞形式，把這些連結在自己的肖像，事實上主角已經被自己的肖像形塑完整了。

**蔡：**我覺得這篇就是散文，作者寫對生命消逝的感嘆，從感嘆中去談自己的身世，包括主角是養子，找到他的生父母，還有岳父母等，之後老人家一代一代凋零，現在輪到自己，他在講生命消逝的過程。小說中提到的地方，確實在那個年代是那樣，但我們在小說裡面要求的，事件、衝突等，在這篇作品中是看不到的，當然文句很不錯，不過就本質而言，是部長篇散文。

**郝：**這篇第一次看的時候，覺得有點繁瑣，但後來再看一次，蠻

有意思的。作者透過死亡貫穿這一切，我後來沒有選它是因為，這畢竟是個非常龐大的課題，本省人被外省人收養，後來又尋找自己本省人的家庭，非常複雜，好像在描述好幾生的故事，全部都被濃縮成一篇小說，最後只能用死亡議題去貫穿，有些像是主角跟養母和生母的情感，都還有補充空間，會更有說服力，但小說整體氛圍跟設計是相當特別的。

### 〈頭家嬤跑疏開〉

鍾：這篇故事人物生動，文字感也不錯，很多人寫小說都會忘了那個時代所需要的文字，這篇就有注意到，所以以典雅古臺語式表現，這點不錯。另外這篇比較像是中篇小說，它的時間走得好快，快速推動至臺灣光復，作者到後面沒辦法控制住，開始快速翻轉，情節濃縮，這是這篇小說比較大的缺陷，因為沒有必要把時間軸線完全扣緊，應該要回到頭家嬤的心理過程，或是跑疏開的俐落，能夠照顧全村的人，跟整個時間軸線不需要扣合。

蔡：這篇是裡面唯一一篇保持客觀距離在敘述事情，不像有些作品有太多情緒在裡面，這種情緒我們也不知道怎麼發生的，而這篇是很客觀地敘述二戰期間高雄這個地方，書寫頭家嬤的形象，寫她經營事業、照顧家人，等於是一個女中豪傑，為了躲

避轟炸帶著家人搬到嘉義偏鄉去，到一九四五年已經平安了才回到高雄來，所以作者後面的時間走得很快，但他是特地在寫這段時間頭家嬭經歷的故事。頭家嬭的形象也算有成功經營，靈活且文字乾淨，所以我認為這是一篇精緻的寫實小說。這樣的題材我們可以說它是對高雄的歷史回顧，有其在地性。

巴：這是二戰題材我認為最好的一篇，它吸引到我的地方在於，以流暢的手法將中長篇規模的小說縮為短篇小說，雖然稍微有在趕路的感覺，故事當中的一些人物跟事件放在一塊，作者處理得也不至於紊亂。

李：這篇的確在閱讀上非常順暢，在內涵上有某種女性傳奇的意味，很吸引人。但是對我而言，就如剛剛幾位評審說的，這是一篇中長篇題材，應該把細節鋪展開來，才有辦法去提煉人物的情感跟主題。對我而言最大的問題是，作者並沒有辦法把想要談得深沉主題放進裡面，有點可惜。

郝：這是一篇很流暢自然的作品，題材也非常特殊，真的很有可以拍成電影的感覺，寫一個亂世的奇女子。我沒有選它是因為，作品好像少了一些驚喜，頭家嬭的形象沒有太大變化，她就是無所不能，然後走過了時代，也沒有弱點，這樣反而

讓這個人物有點單調，但整體來講仍是一篇好看的作品。

### 〈飛魚之死〉

蔡：這篇小說主角是達悟族的青年，飛魚是一個象徵，我認為在這批作品裡，有用到象徵的就屬這篇，作者以飛魚去象徵敘述者「我」，它受了漢文化的教育，在城市裡就好像飛魚之死，他可能不具有洄游能力，他受漢化頗深，雖然他還記得父親的教導，還知道一些族裡面的文化，可是主角透過一條飛魚死在宿舍裡面，而且也不知道是誰帶來的，去象徵他有可能就像是這條飛魚，要再回到自己的文化裡是有困難的。小說裡也有談到原鄉文化和大眾文化，一去不回頭的感嘆，作者很有創意，文字也很流暢，有些幽默的地方也頗有趣，我讀這篇就覺得，達悟族已經不只是有夏曼藍波安的文字了，還有新一代的創作者。

巴：這批作品中有兩篇原住民題材，之後我選它，我會支持它除了因為文筆流暢，也因為作者以一隻魚、一個房間來展開這個故事，把文化、禁忌和個人對前途的期望，都寫進來，純粹以創作上而論，我選擇這篇。

李：從題材角度這篇是值得鼓勵的，我會希望不是同情票，它是扎扎實實的作品。這篇很有趣的是，這個到臺灣來念書的主



角，有一天莫名其妙發現在宿舍裡面有一隻飛魚，開始展開要如何安置這隻飛魚的故事，在這個過程中，穿插很多反省跟體悟交錯。對我而言比較疑問的是，作者每一個 run，看起來會迴旋到的主題都差不多，就是所謂的祖先或族人教誨，這部份略顯重複，如果有辦法處理得一層比一層深入，那我會覺得這是很精彩的小說，尤其是最後結尾完全呼應了整個主題，我不反對這篇也許可以得獎。

**蔡：**志奮提到會覺得主角好像圍繞著惡靈啊或其他主題，我覺得這就是作者要描寫可悲的地方，因為主角已經是一個自覺漢化、而且是念中文系的年輕人，他唯一對族人的情感只剩下長輩重點式的提說，只剩下這些傳說，再深入的文化部份，已經都沒有了，包括唱歌他也只會一首，所以主角就是一個難以再洄游的飛魚了，就是這部份我覺得，這篇文章算是主題很集中的。

**鍾：**我覺得這一篇提到，旁邊突然多一隻飛魚，這個點子是很不錯的，不過這樣的一條飛魚應該已經是魚乾了，但最後主角把牠切開抹鹽，有點荒誕。但是因為主角讀中文系，他對於自己的語言無法回到達悟這樣的展示是不錯的，不過有些用字用詞有點怪異，作者沒有能力再回到內我梳理，所以就一直繞著飛魚轉，被故事架構設計給綁架了。

郝：這個飛魚是象徵也是設計，我覺得很有意思，但我一直想到黃錦樹的〈魚害〉，也是透過魚去思考自己的國族身世。我沒選它的原因是，我覺得文章好像停留在了開頭，這個飛魚好像沒有辦法用一個故事性的方式去開展，但是總體而言是有創意的作品。

### 〈洞〉

李：我也覺得是知識份子的刻意，作者凸顯小說文字的美感，它文字的好跟壞卻是一起的，比方說小說最後在高鐵上，主角摟著妻子，妻子露出疤痕，很美，這就是文青的寫法，還有妻子的疤可以跟曾祖父在逃難空襲時的疤結合，太刻意，小說名稱叫「洞」，就不需要去詮釋那麼多。另外這篇作品從「多年前」開始，最後結尾在「多年後」，人物的時間感很難統合起來，因為主角應該是在那個葬禮，可是他一直在多年後回想，不過作者氛圍營造得很不錯。這一定是個很文青的作者，所以他對於鄉下的想像也比較刻意，作品完整性是足夠的，但他有些情緒是非常知青的想像，不過可說是一位蠻會寫作的作者。

郝：我蠻喜歡這部作品的是，乍看下好像在講夫妻兩人的情感，但透過這一北一南的夫妻好像也是臺灣島嶼的隱喻，尤其是這個北部人作為一個知識份子歷史感的缺乏，以至於在妻子

的身上好像獲得了滿足，藉此來揭開歷史的創傷。整個故事設計有巧思，且有隱喻跟深度，作者的文字也頗具詩意。但這篇作品的問題在於知識份子味稍嫌濃厚，這也是它的特點。

**鍾：**我也覺得是知識份子的刻意，形成它文字的美，也是文字的缺點，它的好跟壞是一起的，比方說文章最後在高鐵上，主角摟著妻子，妻子露出疤痕，很美，這就是文青的寫法，還有妻子的疤可以跟曾祖父在逃難空襲時的疤結合，太刻意，小說名稱叫「洞」，就不需要去詮釋那麼多。另外這篇作品從「多年前」開始，最後結尾在「多年後」，人物的時間感很難統合起來，因為主角應該是在那個葬禮，可是他一直在多年後回想，不過作者氛圍營造得很不錯。這一定是個很文青的作者，所以他對於鄉下的想像也比較刻意，作品完整性是足夠的，但他有些情緒是非常知青的想像，不過也算是一位蠻會寫作的作者。

**蔡：**作者以一張曾祖父留下的經過轟炸後的糖廠照片，從這裡慢慢去觀察橋頭糖廠和高雄早期景觀，可是包括高雄生活的情況都是透過妻子口述去了解，他看到的只是一個景，所以發生在這裡的事都是聽妻子講。而且作品經營出主角和妻子的感情是很疏離的，兩個人有點冷淡，最後妻子懷孕了，可是作者也沒有去談到從疏離到懷孕，他們之間經歷了什麼，這

過程是跳過去的。另外，題目的「洞」是指防空洞，妻子背上的疤是在防空洞造成的，主角還有個推論是說，可能曾祖父母懷祖父，就是在防空洞的時候，這個推論有點牽強，作者可能是要談生命的傳承，但如果真的要談生命傳承，就演繹得不夠好，是不是應該要加點什麼。我感受到主角用學者眼光去看他所看到的照片，和現場的一切，心態上即是一種疏離，雖然氣氛經營得還算成功。

巴：我其實也沒有讀出個樂趣或脈絡，因為洞本身有很多的意涵，但他沒有辦法表現出來，特別是我看第二頁的時候，其實就看的出這個主角是在自傲，這個「他」應該是在講作者自己，所以我看到這邊的時候就不太往下讀了。

### 〈靠岸〉

蔡：這篇寫法比較傳統，是一篇樸實的作品，作者對文字的形容是精準的。因為有些文章用好多形容詞，多到我們要去連結現在這個現場是什麼畫面，這個畫面又轉移到什麼狀況，花很多時間去猜測它。但這篇不太需要，它很精準地告訴你現在是什麼情況。我覺得作者寫這個越南嫁過來的女子，她對先生的弟弟志傑的那種愛，放在心裡又不能講，兩個人也沒有逾越任何尺度，保持一種節制感，包括在天臺上，把門板

拿去當餐桌，還有曬衣服的感覺，都很生活化。雖然是很傳統的寫實，但我們也看到很多作品把傳統的寫實都寫壞了，場景描寫也寫得不好，但是〈靠岸〉將主角形塑成一個很認命的，必須守著自己只有十歲智能先生的新住民婦女，這裡面有種宿命在裡頭，但作者也不是透過抱怨，是透過沒有歸屬感的愛去闡述，所以題目用「靠岸」也帶有一種對比感。

**李：**我也覺得這是一篇誠意蠻夠的小說，相較於類似題材，這篇表現得比〈秋霞〉還要好。主角跟志傑之間的情感，志傑這個角色，表現得恰如其分，讓整個故事看起來更可信，是情感處理面相較誠懇的小說。

**鍾：**這篇的角度很容易犯了臺灣人去想像另一個族群的樣貌，其實新住民是非常難寫的，所有人都注意到她們外在發生的事情，這篇故事如果把主角換成是臺灣人也可以描述下去，它沒有文化背景。主角的這種壓抑溫婉，就像是臺灣早期的婦女，但如果跟新住民相處過就會發現，她們有些人是很有生命力的，不會這麼壓抑得活在一個窄小屋子裡。我覺得這篇小說缺乏了對新住民的理解，是以臺灣人看到外在的新住民，去形成這篇小說，以至於並不入味。

巴：這篇之前我有選，因為它是屬於新住民類型，所以我選這一篇，到後面我沒有選是因為，最後孩子死掉那裡太匆促交待了，收尾不夠好。但我喜歡這個主角跟志傑相互有好感，但是沒有逾越的狀態，很收斂。

郝：我沒有選它的原因，可能跟文音有點像，我每次看到這種題材時都會有點疑惑，這真的是新住民嗎，這篇裡面好像比較沒有凸顯出阮氏做為一個新住民的特點在哪裡，好像把她的名字改成阿霞整個故事還是成立。

### 〈聖誕節的回憶〉

巴：這篇是所有 AI 的題材中，我比較中意的一篇，這篇的科技厚度可以支撐作者的想像，是一篇有溫度的 AI 作品。

郝：其實我很期待這樣的作品，這次作品裡面關於科幻的又特別少，但這種類型不好寫，所以我覺得這篇故事的魅力沒有辦法展現，以及 AI 設計的必要性在哪裡，好像沒有辦法凸顯出來。

李：這個故事雖然是在說 AI 和未來世界，但我看到的只有追殺跟偷東西的過程，事實上沒有呈現這題材應該呼應的主題跟反省。有個講法是說，所有講未來的故事都是對現在世界的反

省，我比較沒有在文章中看到這些。故事就是主角的奶奶送他一個禮物，然後他跑到祕密巢穴去，歷經千辛萬苦要把那東西偷出來，所以我沒有看到作者想談論的主題，或是從這方面延伸出來的議題，這是比較可惜的。

**蔡：**我理想中的科幻小說，其實應該是所提及的科幻元素，在小說裡面就可以告訴讀者它的作用，就好比這篇談到動力核，談到一些零件，到底這些零件的組合可以產生什麼樣的作用？最好小說中就表達出來，而不是讀者還要去查，自己去把這些知識扣起來。科幻小說本身就要有一種魅力，是讓你去了解科幻知識，而且很重要的是不離人性，我們還是要回到現實面，像我們在寫動物小說最後也是會用人性做連結，當然科幻小說中的生化人也是需要用人性感動閱讀者。這篇小說裡有一些場面是我們在動漫或電影裡就可以看到的，其實也沒有看到太多的驚奇之處。

**鍾：**我對科幻小說的要求，就像素芬說的，這個元素是要融入劇情之中的，文字也要有金屬感、科技感，這是必要的配備。

### 〈拿摸厲害的我阿嬤〉

**蔡：**這也是原住民題材，當然這篇有它的問題，尤其小說最後的時

間，說到又跟阿嬤相處了十幾年，因為作者裡面有談到八八水災，他的阿公是死於八八水災，八八水災到現在是十一年，所以後面的時間點沒有估算得很對。整體而言我覺得把阿嬤的形象寫成這麼虎虎生風，還算蠻有趣的，整篇作品都有這種原住民思維的有趣感，有些東西我們看起來很悲傷，但他們不是用悲傷的方式去解釋，只是這裡面有些地方用到臺語，我就想現在有可能是多元文化混合，我們有時候講話也會混一些其他語言進來，所以作者有些關鍵字用到臺語我可以接受。裡面也有城鄉對比，他回部落那瑪夏，講到八八水災的事情，這是高雄創傷的部份，也將原住民女性為生活搏鬥的力量寫出來。故事中也提到，他們就是解決眼前的問題，明天的事明天再說，比如現在欠債，那就是一定要拚老命把錢還掉，所以去接受摔角這件事，這個阿嬤的形象寫得蠻好的。

**鍾：**這篇作者所站的位置，好像是個很怪異的位置，第一是時間感，因為這個阿嬤才五十五歲，阿嬤的爸爸說日文，這樣算一算爸爸也頂多七十幾，所以這樣臺灣光復之後，爸爸一直說日文嗎？另一點是，我覺得在主要詞彙裡頭還是要用原住民的語言，可以在生活上用臺語，因為是文化的交流，但在稱謂上，例如說我們客家文化的消失，但我們在稱謂上還是會用客家話來說，所以用阿公阿嬤來稱呼是比較怪的，等於



是整個家族都繳械了，這個比較沒辦法說服我，我感覺像是刻意營造出來的布農族想像，所以像裡面提到他們被平地的人騙，或是成為高凌風燃燒吧火鳥的舞者，都比較像是想像出來的，少了一點血肉感。

巴：我沒有選是因為前面已經有一篇〈飛魚之死〉了，這是我個人選文章的習慣。這篇其實也有它的問題，它的語言有點在模仿，作者是不是布農族我有點懷疑。對於文音剛剛提到的稱謂，這倒不是什麼問題，因為在原住民社會裡面，尤其是年輕人，講阿嬤講阿公有時候就是跟著漢人去說的。我不太能夠接受的是像題目「拿摸厲害的阿嬤」，是很刻意要去模仿所謂的山地腔，文章裡的語氣和語言也像是在模仿，所以作者是不是布農族是一回事，可是他的寫作技巧、文章呈現，都沒有〈飛魚之死〉那麼好。

李：這個去打摔角的阿嬤，故事的确很有趣，但是對我而言，雖然我不太想去揣測作者到底是不是布農族，因為這是小說，怎麼樣寫都可以，只是我會覺得整篇設計感太重，有點為取悅觀眾而用了這樣的東西，包括所有的詞彙和情節設計，感覺上沒有那麼真誠。

郝：我覺得作者在前面寫這個阿嬤的形象是很有趣的，而且很像這個阿嬤活靈活現眼前，但後來寫到摔角的時候，我真的不太知道，現在臺灣有摔角嗎？

李：這在日本是個表演。

郝：但這是在寫布農族運動會上的摔角，所以我覺得這部份有一點點設計的痕跡跑出來，如果這個摔角不是那麼臺灣在地的話，那這個形象好像有一點刻板，所以摔角的部份讓我有點懷疑。但真正我比較不能接受的是最後一頁，親情式的呼喊有一點太濫情了，如果停在摔角的部份會更好，不過整體而言是個很輕快、鮮活的小說。

## 進行投票

委員討論後決定以第一名四分，第二名三分，依此類推依序遞減給分，由積分高低決定名次。

作品名稱	巴代	蔡素芬	李志薈	鍾文音	郝譽翔	總得分
南國的盛宴	3		2	3	3	11
溫度	2		3			5
你說，蔣公到底看到什麼			4			4
讓我來將妳摘下						0

老猴					1	1
老不再				4		4
頭家嬖跑梳開		4		1	2	7
飛魚之死	4	3	1		4	12
洞				2		2
靠岸	1	2				3
聖誕節的回憶						0
拿摸厲害的我阿嬖		1				1

2020 打狗鳳邑文學獎短篇小說組獲獎名次如下：

高雄獎——〈飛魚之死〉

優選獎——〈南國的盛宴〉

佳作——〈頭家嬖跑疏開〉

佳作——〈溫度〉

